

國
朝
文
匯

國朝文匯乙集目錄

卷五十四

桂

字冬卉號未谷山東曲阜人乾隆庚戌進士官貴州永平知縣有晚學集

惜才論

周先生傳

周君墓誌銘

魏君墓表

邢

澍字性山甘肅階州人乾隆庚戌進士官江西南安府知府著有守雅堂文集

修長興縣志序

望益軒記

盧譽士

字肆成浙江平湖人諸生著有古狂隨筆古狂小言等書

上諸草廬宮贊書

左

輔字仲甫江蘇陽湖人乾隆癸丑進士官至湖南巡撫有念宛齋集

修包孝肅祠堂記

重修楊將軍廟記

國朝文匯

卷五十四

目錄

國學扶輪社印

烈婦江小娘墓碣銘

七

張

雙字子和號苑友江蘇昭文人乾隆癸丑進士由
庚吉士官浙江甯紹台道有味煙書屋文稿

養氣篇

八

羣而不黨論

八

三國論

九

唐仲冕

字六叔號陶山湖南善化人乾隆癸
丑進士官陝西布政使有陶山文集

國士論

十

登南嶽記

十

重濬吳淞江碑

十一

新開海州甲子河碑

十三

署定陶縣知縣賀君墓誌銘

十三

王

墨字仲瞿一名良士浙江秀水人乾隆
甲寅舉人有埋霞墓古樓集

子順辯性

十五

擬范蠡與大夫種書

十七

擬荅大夫說樂毅書

十八

書夷齊傳後

十九

縱勢

二十

簡相如論

二十一

吳起論

二十二

樂毅論

二十三

國朝文匯乙集卷五十四

惜才論

桂馥

無才不煩讀書。讀書莫要於治經。才盡於經。才不虛生。恃才者不能盡其才。多用其才者。反為才所累。凡裘馬亭館。財貨歌舞。花木禽魚。絲竹書畫。博弄射獵。酒食爭逐。好此者皆才人也。而其才即銷亡於此。何暇讀書。讀書矣。未聞讀書之法。亦將誤用其才。韓子曰。口不絕吟於六藝之文。手不停披於百家之編。蓋謂經須熟讀。默記。至於雜家披覽而已。徐廣年過八十。猶歲誦五經一編。所謂口不絕吟也。凡人胸中不可無主。有主則客有所歸。岱宗之下。諸峯羅列。而有嶽為之主。則羣山萬壑。皆歸統攝。猶六藝之統攝百家也。今之才人。好詞章者。好擊辨者。好淹博者。好編錄者。皆無當於治經。胸中無主。誤用其才也。誠能持之以愚。飲之以虛。刊落世好。篤信師說。以彼經證此經。以訓詁定文字。貫穿注疏。甄綜秘要。終老不輟。發為心光。則其才盡於經。而不為虛生矣。蔣子萬機論曰。學者如牛毛。成者如麟角。惜哉。

周先生傳

周先生永年。字書昌。濟南歷城人。結茅林汲泉側。因稱林汲山人。先生於衣服飲食。聲色玩好。一不問。但喜買書。有賈客出入大姓故家。得書輒歸先生。凡積五萬卷。先

生見收藏家易散。有感於曹石倉及釋道藏。作儒藏說約。余買田築借書園。祠漢經師伏生等。聚書其中。招致來學。苦力屈不就。顧余所得書。悉屬之矣。縣令胡德琳。延先生與青州李文藻。同修歷城縣志。即出其書。肆力摭討。既成。學士朱筠。日以詳慎。後成進士。欲入山治儀禮。被徵。纂修四庫書。授翰林院編修。文淵閣校理。當是時。海內學人集輦下。皆欲納交。投刺踵門。然深相知者。新安程晉芳。歸安丁杰。餘姚邵晉涵。數人而已。借館上書。屬予為四部考。傭書工十人。日鈔數十紙。盛夏燒鏗校治。會禁借官書。遂罷。先生於經史百氏之言。覽括略盡。觀其大義。不與章句。自謂文拙。不存彙。故沒後無傳焉。

論曰。北方學者。目不見書。又魁師承。是以無成功。使先生講授借書園中。當有一二後起者。顧吞志以殫惜哉。朋輩多習浮文。遂虛譽。先生刊落華藻。獨舍內美學思。堅明。識解服悟。汪汪千頃波。豈澗溪沼沚之可徒涉乎。其於先輩。雅慕顧亭林李榕村。閩潛邱方望溪於鄉人。則稱張稷若。斯可以得其志趣矣。

周君墓誌銘

周君以嘉慶元年五月四日卒於官。年六十。將以是年歸葬於蜀。嗣子來請銘。余與君交三十年。知最深。不容辭也。君諱士孝。字資敬。號肅齋。其先江西吉水人。轉徙貴

州曾祖芝芳始居四川。遂為南川人。祖師文。父萬殊。君少日為文。數易稿不就。一日
眺遠山有悟。下筆千言。不加治點。乾隆庚辰。舉於鄉。丙戌。治山東禹城縣。時有水患。
漂沒廬舍。君為復舊隄。增新堰。迄今數十年。民賴以安。丁父憂。解官釋服。除廣東新
甯縣。未滿歲。以前攝電白事罷去。直隸總督舉君霸州屯田。復除文安縣。其地窪下。
形如仰釜。隄決則一縣為魚。己酉七月。水大至。君率人早夜修隄。既而大風雨。水勢
湍漲。隄且壞。衆懼奔散。君堅立不動。衆乃感發。各毀牆垣。負土助工。隄得完固。甲寅
調遷安縣。君歷官皆有惠政。而不飾名譽。前去新甯。有欲為君建祠者。力止之。曰。民
果思我。口碑不勝於生祠乎。君篤信釋典。長齋跣坐。夜以達旦。每有祈請。輒得奇應。
文安苦蝗。君既虔禱。遂有異鳥。羣下啄蝗。遷安蟲食禾。田夫稱此蟲畏雷。君立時致
祝雷雨交作。蟲果震死。嘗曰。事神莫如治心。心清則神靈矣。君飲人以和。而取友不
苟。居城周永年。秀水盛百二。益都李文藻。皆多聞高行。君以定交終身無間。病篤。謂
其子曰。我平日無損人利己事。實亦無損於己。此時此心。但覺暢足耳。端坐而逝。夫
人徐子三人。長石蘭。次立矩。次琨。女三人。銘曰。

君治縣。我以為譜也。君取友。我以為輔也。我銘君藏。不敢不從古也。

魏君墓表

魏君諱可式。字子端。號樹亭。孝子防西先生第二子也。脩七尺。豐頤疏鬚。聲清而遠。聞魏氏固曲阜世族。君生當盛時。賓客接席。從父兄後。談讌無虛日。如天津朱岷。金壇蔣銜。錢塘金農。晉安何琦。滋陽牛運震。同里孔氏。行杖行謔。行誌。顏氏懋倫。懋倫懋企。皆一時名流。君周旋其間。挺身自拔。不在人後。性通率。好機調。往往面貴人過。士友多畏其口。然莊謹間發。言語妙天下。又善處人骨肉間。聞者莫不心折。事無大小。取決於君者。若嚴有司焉。昔人有言。見蘇桓公。患其教青人。不見又思之。君非其儔耶。君喜飲酒。一尊入手。不問生計。家既中落。年亦頽謝。平生游好殆盡。醉後白眼望青天。落落然不勝孤漂之感。君以名諸生。應舉不第。垂老貢入成均。以乾隆庚寅年。年六十四。葬仙源故城側。配顏氏。無子。以族子榮為後。今又死。君有外孫五。經博士。願君錫淑。請為表墓。君與余比屋宇。同輩行。而年長於余。諍承。品目。願余年過六十。發落無容。徒有老淚濕君墓草耳。悲夫。

舊長興縣志十二卷止於

高宗純皇帝之十有二年。新會譚公肇基所修也。前此者為韓志。前此者為張志。前此者為顧志。上下數千年事蹟。藉四家之書。補輯而存。彬彬乎其可觀矣。顧其間山川人物。引據時見舛謬。而部分類居。體裁間有未合。舊書類皆承襲。而莫能是正。又乾隆戊辰以後。迄今五十餘年。久未修采。無以揚前烈光盛典。是固莅茲土者之責也。余自嘉慶元年。調宰長邑。甫下車。即慨然有修志之舉。顧事屬久廢。城池學校公廨橋梁。方有俟於整理。完繕。匆匆未暇。心懷之而不能忘。而顧未敢昌言於衆。又念一方掌故。風土人情。田廬戶口。苟非久於斯地。深悉隱微。則不能指陳得失。而適以滋戾。且志之為書。體類於史。非藉三長之士。惟精惟博者。相與上下具議論。將不足以信今而傳後。以故回翔往復。遲之又久。於壬戌之歲。始延請嘉定宮詹錢辛楣先生至署。稽舊之失。汰舊之繁。增舊之闕。訂舊之訛。余每見先生口講指畫。不憚精詳。常與余商論。或秉燭至午夜。由是體例門類。舉邑志而更新之。而是書頓為改觀。其戊辰以後。續修諸條。則宮詹之弟徵君可廬先生所手定。徵君常草余畧。與辛楣先生先後館邑之鑑止亭。參鄉評。慎去取。余雖不敏。不明。而如徵君者。虛以持己。公以

國朝文匯

卷五十四

三

國學扶輪社印

衡人其可謂平允者矣。預分纂者則烏程胡君樟。邑人丁君澍龍。丁君世楠。宋君椿。王君炯。王君正。王君敬所之力居多。其經費所資。余捐廉俸為邑倡。而邑中紳士亦樂為捐助。補其不足。始於嘉慶七年。逾年而志稿成。十年冬而刊刷完竣。卷凡二十八。門凡二十有九。附類者凡八。嗟夫。是書之成。余存之心者。閱六年之久。而始克舉事。既舉事。復三易寒暑而成。且又經兩先生精力。與諸君之助焉。昔亭林先生在水。平。或屬為府志。亭林謝以郭造卿在戚將軍幕府。掇羅天下志書略備。蓋十年而成。燕史。今無其時故也。余之學遠不逮古人。然不敢苟以從事。取成數月之間。致蹈亭林所戒。後有覽者。具亦鑒余之所以難為者可矣。

望益軒記

硯耕堂之西。偏有軒焉。小而潔。前列丹石。中延賓友。余自江右歸之明年。始以望益。易舊榜名。客有見而問者曰。此取江文通擬陶詩乎。應曰。然。其獲陶靖節意乎。曰。異。為不獲。靖節雖高士。然友朋之情。未嘗忘也。觀於詠停雲。賦移居。會龐參軍之作。示周祖謝之篇。大概可知矣。然則子之取義也何居。應曰。余非靖節儔也。靖節以一代英流。屈為令長。及遭逢世難。託辭言歸。寄情詩酒。以終其身。余愚且魯。幸生

聖世。由遠方寒獨之士。隨計吏至京。遂舉禮部策。殿廷解褐。從士食祿。幾二十年。

因病賜告。寓家於此。若病良已。將仍以一職自效。非真退者也。烏得與靖節比。然靖節雖異稟天授。而契道之識。固窮之節。以及文章之高妙。未必不由於學問。若余者。誠不足企前哲百一。然聞道修身立言。亦竊有志焉。是則何敢避謝而自絕於上達之軌。斲是以醫藥之暇。既不廢簡冊。兼樂與賓客接。仕而賢者與論治。處而賢者與論學。與論文藝。即釋老之徒之能通其學者。亦間與論釋老。凡以求益也。若喜延納好虛譽。不忘膺仕。以冀世俗之所謂利益也。則吾雖不才。不至此嘉慶己巳自記。

上諸草廬言贊書

盧譽士

譽自弱冠就試時。即知秀水有諸草廬先生。及學為詩詞。聞當世推崇。益知有草廬先生詩詞。猶恨未能多見也。後於松窓葉友處。得請絳跼閣大集。高深鴻博。非淺學所能測。故縱深仰企。未能私淑。惟思先刺史詩文。庶可請正。屢欲攜帶叩府。猶以雲泥之隔。造次為嫌。何幸客歲。鐵珊愛蘿兩友。傳示尊命。詢及先刺史詩稿。譽聞之。不勝欣幸。即託鐵珊送上。已蒙採錄。此真存歿均感之事也。伏念先王父一生。無求田問舍之志。無博奕玩好之分。故所好惟書。少從事科舉之學。雖久離小試。而讀書作文。未嘗或輟。陸淳意先生贈詩云。便是分陰也不虛。直須讀盡古今書。蓋實錄也。故一生課藝。雜作幾等身。付梓者僅宦稿四百有奇。筮仕之餘。尚纂錄瀛洛關閩及安溪諸書。而二十年心血。尤在註杜一編。他若讀律質疑。漢書評林。中庸兩記。論孟偶舉。以及左傳八評。則皆具緒餘也。受中編東湖叢書。敦倫書孝經註。則皆其小品也。食貧之故。無力付梓。即欲錄出副本。以便流傳。獨力經營。亦未易言也。至於詩詞古風。自幼究心。逮註杜之後。不輕落筆。以向所作者。俱未慊意。故所留詩稿。十存三四。不肖輩既不能為辟琴獻璞之舉。若聽其湮沒。不免當世巨眼。表章不極。何以慰先人於地下哉。今幸值老先生本光風霽月之襟懷。具顯微闡幽之至意。亦晚學之所難

遇也。敢將先祖詩集復呈左右。敬懇如椽再加刪訂。賜一序文。俾什襲而藏。以待機緣。壽諸梨棗。譽之幸也。亦先人之願也。位尊堂重。不應屢索。第以前荷月叩謁時。見老先生忘年忘分。殷殷不棄。又於做親春湖詩序內。復承垂念。先刺史不置。故敢信先生之必不我拒也。

修包孝肅祠堂記

左輔

合肥舊志香花墩在城南濠為宋包孝肅公讀書處後即其地為祠公之遺像告身履烏戴馬余宰合肥拜公祠下俯仰庭除肅焉歆感見堂宇浮染圯腐彫剝命工新之又於右之頽基構屋三楹復迴瀾軒舊制且為春秋襄事者憩息焉經始於嘉慶六年夏五五閱月工竣有議之者曰令修公祠政之一也然邑之政尚有所宜先者令亟亟為此以求治是貌孫叔敖以治楚祠西門豹以濬渠也若徒震乎公之名而竊附之得毋名美而實寡乎何者分乎宰則事乎宰古來賢宰多法且備凡風俗之悍何以馴滿何以醜雕何以樸陋何以文與夫消息乎陰陽經牧夫井疆衣食何以足糧秀何以籌所以因勢利導補救偏弊者悉見於史令第度其邑擇古之宜並規而意師所謂分同事近者也奚高語包公為公為守令數事不多見稗野所述則怪而不經至其立朝謀繫君國是大臣過主位尊任重者所為與邑令勢分懸絕令治邑而竊附其名於實乎何有余竊以為不然凡治邑者如貌人不可以他邑之治治此邑猶貌人者不可以他人之貌貌此人也而又必尋其受治之源焉如其為江之源乎則別者為沱入者為漢其至其過皆可溯沿若昧其源而誤江為淮則為別為入至者過者皆不得其道迨改流而障之必不理孫而橫決矣合肥為公治邑雖治

迹無所致。而史稱其性峭直。惡吏苛刻。務敦厚。雖甚嫉惡。而未嘗不推以忠恕。是治源也。余忠宣公曰。吾肥之民。秀者治詩書。樸者服農賈。質直而無貳心。勤生而無外慕。強悍而無孱弱可乘之氣。夫忠宣距公幾三百年。而民風之美。猶若是。是其受治之源深也。今或不如古所云。是後之人。沿流忘源。不以公之治治斯民也。不以公之治治斯民。而民即不如古若。以公之治治斯民。安見民終不如古也。余今者居公之里。撫公所治之民。乃不尋求乎公之所為治。而以他邑之治易之。湮其源而歧其流。其奚以善夫肥之民也。且夫可見者迹也。不可見者神也。以公大賢。而治其生長與共之民。必以精誠意氣。相與動盪流貫於條約禁令之外。故服教畏神。迄於沒世不衰。而乃以為事不多見。而惟以跡求之。不已淺乎。今新公之祠。以肅吾志意焉。登公之堂。而如見公焉。如見公之坐堂皇而敷治焉。又如見民之動盪流貫於公之精誠意氣。相與服教畏神焉。公之靈庶幾悅焉。忽焉。默開余心。俾余弗惜於治乎。是則余藉以求治之意也。已祠既新。例書年月。并志余意。以質後之宰斯邑者。

重修楊將軍廟記

楊將軍廟。建於廬郡城西之敵臺。創始年月不可攷。郡人言將軍在南宋時。有藕塘之捷。郡賴以全。因尸祝之。蓋始於宋孝宗時矣。接宋史將軍初名沂中。字正甫。後賜

名存中。代州崞縣人。紹興六年。劉豫遣子麟。猊分道寇淮南。韓蘄王世忠請將於朝。張魏公浚舉將軍擊之。與劉猊遇於藕塘。猊據山列陣。矢下如雨。將軍先使統制吳錫以勁兵突陣。自以精騎衝其脅。大呼曰。破賊矣。值前軍統制張宗顏自泗來會。復背擊之。賊大敗。劉猊以首抵其謀主李悒曰。適見髯將軍銳不可當。果揚殿前也。以數騎遁去。餘黨萬人僵立失措。將軍躍馬叱之。皆怖而降。藕塘即今郡北百二十里。定遠縣之藕塘鎮也。初劉光世守合肥。聞劉猊兵大入。欲退守江。已行。得張魏公嚴令始回。非將軍邀戰於藕塘敗之。則劉猊兵乘勢東下。廬郡不能守。城民糜爛矣。將軍以功除保成軍節度使。殿前都虞候兼領馬步帥。後復與劉太尉錡敗金兵於蒙泉。廬得以無警。記曰。有功德於民。則祀之。將軍廟食於此土也。固宜。廟久積圯。守廟僧體雲募修缺資。功卒未竟。歲壬戌。會某有修城之役。因并新之。廬郡城西平崗高數仞。將軍廟在其巔。自商麓疊石作徑。盤折而上。叢樹陰翳。高豁下幽。殿門故隘。徹而廣之。復闢左右廊廡。數楹。規模粗具。廟既新。乃撮摭將軍之功著於廬者。并志之。將軍在高宗時。積功封恭國公。拜少師。進封南安郡王。孝宗乾道元年。加昭慶軍節度使。二年。以太師致仕。卒年六十五。追封和玉。謚武恭。稱將軍者。仍其朔也。

烈婦江小娘墓碣銘

烈婦江小娘合肥縣梁鄉人休甯縣學生黃某妻也黃父買梁鄉家馬崇禎甲申流寇猝至家人悉倉皇走小娘守夫病堅不去寇入室見小娘美欲犯之小娘急掣牀頭刀自剄脰絕身不作賊大驚羅拜去家人歸瘞之宅後嘉慶七年余修邑志縣學生童澍書事來乃訪小娘墓園子生管載錫業小娘墓前宅歛縣園子生金浩與偏墓之左而障以牆湫隘弗聞黃某賢晦亦可哀已今二生各讓宅做牆以拓墓地并輸錢修之植基綠垣局域清肅婦雅過墓所皆知頌小娘義烈敬啟累時夫小娘沒百六十年墓幾不能保名亦就湮沒至此而事始大著顯晦固自有時哉亦正氣在天壤不容晦蝕而吾與二生之勤勤於修復又人心之不能自己者也二生修墓成來請石乃敘而銘之其辭曰

岫塔之北滌泉之陽翳翳幽局煙靈雨荒青燐夜飛元霜曉匝薰宣嘯處空警若禽靈衣迴翔珠履颯沓如或見之又聞歎謫疇咨道要靡貴仁義叶婦烈殉義婦義成仁全歸此中百六十春茲式元宮勒辭貞珉冬青自花秋蘭可紉

天地之間有盛德之氣有嚴凝之氣其賦於人則為浩然之氣浩然之氣至大而不
可限量至剛而不可屈撓士希賢賢希聖聖希天恃有此氣而已自夫人私欲錮蔽
氣之大者漸以小氣之剛者漸以柔過名教綱常極知分所當為往往擔當不起而
客氣邪氣因而乘之客氣邪氣中之既深而正氣慙不可復非不可復也不能集義
以生之耳今夫兩造之訟也辭直者氣必壯辭曲者氣必餒兩軍之戰也師直者氣
必揚師曲者氣必挫以訟之險健戰之凶危猶必藉理以植其氣而況乎為聖賢者
乎古之君子其於義不義既辨之甚精而幾微之介疑似之間猶必反覆推詳使此
心截然不介兩可而後為其所當為之事一發而莫能禦惟其心無不慊故氣不餒
耳從來忠臣孝子必非臨時可勉居恒讀古人書知忠孝之必可為知不忠不孝之
必不可為知之明信之篤浩然之氣充滿於中一遇事變蹈水火不顧甘鼎鑊如飴
皆此浩然之氣有以擔當而浩然之氣之不虧則恃有平日集義之功也文文山正
氣歌其養之也熟故言之也甚精使文山無集義之功自空坑以至柴市前後數年
安能百折不回備嘗險阻而卒成千古完人哉不然北宮黜之養勇孟施舍之無懼
彼亦以為能養氣矣其實此種客氣稍一沈淪便入邪黨而去正氣日遠矣欲養氣

者不可不知也

羣而不黨論

單椒不可言山也。合衆石而後成。秦華衡嵩。蹄泮不可言水也。會衆流而後成。江淮河漢。君子不能獨行無徒也。有衆君子而後能相與以有成。達而在上。則同心協力。以冀至治。窮而在下。則切磋講解。以挽頽風。羣豈君子所疾哉。自世教陵遲。在朝者變和衷為朋比。同己則親。異己則疏。而國是壞矣。在野者以愛憎為門戶。入者主之。出者奴之。而風俗亂矣。後之人太息痛恨曰。小人成羣。而不知非羣也。其黨也。羣則公。黨則私。羣則正。黨則邪。羣則是。黨則非。羣則義。黨則利。羣則無所為。合。無所為。羣。黨則忽然而合。忽然而離。何謂公私為天下。則公為一身。則私也。何謂邪正。骨鯁則正。脂韋則邪也。何謂是非。是之則為是。人之所非。是之則為非也。何謂義利。趨炎附勢則利。講道論德則義也。是故形跡疏。竿牘簡。落落冥冥。相喻於形骸之外。無所為合。亦無所為離。此君子之羣也。交際密。餽問豐。禽禽訛訛。相矜以勢利之交。忽然而合。亦忽然而離。此小人之黨也。雖然。小人有黨。君子亦有黨。惡觀漢之黨。錮唐之牛李。宋之洛蜀。明之東林。出其中者。類多君子。然丰裁太峻。名譽太隆。議論太高。意氣太激。彼小人者。因得乘間抵隙。以肆其毒。而宗社亦與之俱敝。向使諸君

子閉戶潛修。留其身以有待。則國家顛覆之禍。或可少紓。不至若此之速也。吾觀有虞氏四岳九官十二牧。羣立於朝。而比周者惟共工驩兜。大舜即誅之不少緩。可見黨之為禍。害於而家。必至凶於而國。非聖人不能破其習。非純儒不能杜其端也。學者生三代下。與其濡跡權門。妄想攀附。結交名士。漫肆譏訶。久而久之。習與性成。幾何不為小人之無忌憚耶。易曰。渙其羣。夫羣且當渙。而況於黨乎。并介之士。所以獨立高山之頂。歡與麋鹿為羣。誠畏之也。誠恥之也。

三國論

吾觀三國失國之際。而恍然於天之巧為報也。夫三國諸君之得國。蜀最正。吳次之。魏又次之。而運祚長短。偏若相反。何哉。為反覆前後事蹟。而知天未嘗容心於其間。皆其人之自取也。曹操包藏禍心。潛移炎祚。以文王自擬。而禪讓付諸後人。計亦狡矣。卒之成濟逞兇。禍生典午。好還天道。曾不百年。然後知操當日之戕帝后。直不啻自戕其子孫也。蜀先主以中山嫡裔。創建非常。雖自帝蜀中。未免後人之議。然以漢之苗裔。據漢之疆土。其視光武之起南陽。蓋無愧矣。惜也。譙周賣國。後主出降。而北地捐軀。英風凜凜。蜀雖未及百年。足千古矣。武烈忠規。武節獨出。冠時討逆。繼之後先。濟美大業。未就中世。殞生大帝。以奇蹤。數心禮賢好士。所以奄有江東也。立國以

來。君知天命。臣識先賢。國中蒙樂利之休。竟外渺干戈之擾。視蜀魏為少女。馬蜀魏既滅。吳獨後亡。瓜瓞綿綿。管纓不絕。豈天之私於孫氏哉。其亦造福東南者久。故食報若斯之厚也。而世之人。願鯁鯁焉。執運祚長短。以議天道之無知。豈不偵哉。且夫天道之巧為報。固萬世不易者也。觀於朱梁之亡。父子自相屠戮。而知天之罰亂賊者。不獨魏也。觀於帝昺。帝昺亡命崖州。卒殉社稷。而知一姓再興。雖不能混一區宇。而革命之際。天必報之節烈者。不獨蜀也。觀於錢武肅。保有吳越。納土於朝。子孫榮顯。至今未絕。而知以小事大。輯和民人。天必報之。以後祿者。又不獨吳也。然則天道豈夢夢哉。由亡國以溯立國之初。由立國以究治國之本。而天道之巧為報者。若合符節矣。具此隻眼。二十三史。皆可作平等觀也。

國士論

唐仲冕

太上貴德。其次務施。報施交道之衰也。君臣之間而言施報。則悖矣。豫讓感智伯。國士之遇。至於漆身吞炭。伏劍而死。以報之。報誠厚也。然謂以媿後世人臣之懷二心者。則讓不啻為范中行之臣乎。范中行雖以衆人遇。不得自謂非臣。衆人遇即反顏事讐。而無媿為人主者。安得盡臣而皆國士乎。記曰。道合則服。從不可則去。傳曰。策名委質。貳乃辟也。又曰。君子違不適讐國。君臣之分至嚴。當慎之。廷獻之初。而權之去就之際。分既定。則主憂臣辱。主辱臣死。若朝不坐。燕不與。亦宜奉身而退。烏有危不能匡。敗不能死。藉口于衆人之遇。而臣事舊君之仇敵乎。讓此舉可以愧主之不善。遇其臣。而不能媿臣之不盡忠於其主也。且春秋戰國時。卿大夫家臣。如漢世郡將功曹。有主臣之名。無主臣之實。召忽之諱。季路之勇。聖人一以為莫之知。一以為不得其死。是讓之死。亦程嬰董安于之流亞。而非宏演狼臆。蒲君殉國比也。然謂豫子非天下之義士。則不可。大義不明。惟利是騖。士而有市行矣。不有死友。何以風世。國士之報顧可少哉。且夫朋友一倫。師生官僚威在焉。自報施之說行。所遇不合。弟子有叛其師者。僚屬有與其長官者。所遇而合。學者奉一先生。黨同伐異。宦者受爵公朝。拜恩私室。及其急難。感慨留首。而不以為難。抑或報者倦矣。施者未厭。則又

反脣相稽。凶終隙末。推而至於君父。杜伯可以仇宣王。宜臼可以德申侯。寤生且陵。天子衛輒竟拒朋賈。其為變亂尚忍言耶。此無故意氣之私中之也。古之君子處倫物之常變。一秉以道誼之正。無所為怨。亦無所為恩。無所為施。亦無所為報。行其心之所安。盡其分之所當為。而他何計焉。苟未聞乎道。好信則為尾生。好義則為郭解。此史公所以列豫子於刺客傳也。

登南嶽記

衡山為壽嶽。歲九月。往祈親年。裹糗步行。過昭山二百里。見羣峯擁擁。峯尖皆紺。一峯東向。屹立雲端。疑即嶽也。問行道者。知為紫蓋峯。少陵云。紫蓋獨不朝。爭長巖相望。信然。至嶽下。廟市喧譁。招梗唄誦。香霧氤氳。入廟頓首。卜玿。仰眠丹繪。果思鬼物。青紅靈象。有赫明日。出廟北門。歎雲泄霧。靄晦冥濛。惵如羅含所云。非晴濤業朝。不見其峯。念已行不敢卻步。逾接龍橋。經赤帝峯。石磴解次。或題直上南天。或題雲梯。皆擊窠深刻。飛泉懸瀑。琤琤道周。經彌陀峯。至自卑亭。故半雲亭也。晉桓元記云。垂柯跨谷。使獻交陰。曲溪如塞。已絕復開。如是者數。得芙蓉峯。水經注。容峯最為雄傑。望之蒼蒼隱天。憩半山亭。雲陰解散。突兀青空。望天門咫尺矣。又越嶺至丹霞寺。有石題。敲冰破凍。今古奇游。興會可極。益鼓勇金簡。惠日兩峯間。上南天門。與泰山記。

所云十餘步一休頓不避濕閣前有燥地目視而兩腳不隨者將毋同其側瘳一隅於風者登高臨深可為吁駭南天門上俯眺腳底諸山幾於邪異莫辨折而東北上幽崖巒會野荔爛紅紺宇駭稜迥出六幕金頂斜射夕照晃晃如霞魚梵悠然闍黎遲客則上封寺也昔朱張所謂板屋者今一名藍巨利矣長老欲悉易鐵瓦因施一片苾芻導往祝融峯寺右循泉視而上里許至馬泉發祝融峯背石罅中涓涓流入上封齋廚飯可數百人雖盛暎沍寒不蕪盛宏之荊州記云峯上有泉飛派如一幅絹分映青林直注山下蓋爾時上未有槐耳山松盡虬屈瘳峯或生音邪則推駭於風靈使然祝融峯為絕頂嶽帝殿覽石冶鐵以為固後有六祖像皆局於地不能宏麗殿南蒼石隆起歸菟如冠切雲登覽南天雲霞低偃環綴不知其幾千尺也羣山伏地如粟米湘川九向九背如曳練如曲蟻洞庭遠如甌兜捫碧落而絕紅塵殆非人間世昌黎云南方之山巍然高而大者百數獨衡為宗豈特南方哉必窮指某峯獅子某峯象鼻七二但舉什一且僅隱約得之况能一一躋錄乎少陵云祝融五峯尊峯峯次低昂求所謂石廩天柱者雖莫能知然自紫蓋外無不俯首帖伏而拱赤燁怒之神回顧峯後諸山戈鋌矛戟萬馬羸馳自回雁峯來真所謂歛吸領地靈瀆洞分爰方也下叩羅漢洞過會仙橋踏試心石迴探觀音巖羅念庵讀書處水經注

云東有仙人石室。學者經過往往聞誦之音。疑即此時日入西崦矣。乃宿上封寺。寒甚。圍爐長坐。置茗共話。黃獨紫蕨。堆盤累案。且多不知名者。正無心懶殘芋火也。星月窺窗。以為五更可望日出。及曉鐘動。急披裘起。則寒霧衝人。對面不見山。少時聞父兄快言觀日之奇。頗恨緣慳。山僧曰。此宜長夏。非秋雲新霽時所得見也。然昌黎不云。陰氣晦昧無清風。又云。須臾靜掃衆峯出。乎。無已。強至望日亭。泉泉者已與山顛平矣。是為岫巒峯。亭中科斗倒懸。鸞鳳泊。照耀琳瑯。則禹碑也。初學記云。禹治洪水。血馬祭衛山。遇蒼水元夷使者。授金簡玉字之書。此碑後人從宋何子一所撫於岳麓者。重刻於此。亦自奇古絕倫。坐玩久之。問郭侯書院安在。僧曰。南天門。西六祖道場亦在焉。問魏夫人黃庭觀。曰在雲居峯。問朱張所倚方廣寺。曰蓮花峯。皆近在十數里。遠或數十里。恐扶鳩之倚門也。乃頓策巖阿。假足輟輿而返。

重瀆吳淞江碑

太湖受浙西諸水。東注為松江。縣亘三百六十里。自湖東北逕七十里為三江口。東北入海為婁江。今為劉家河。東南入海為東江。今為黃浦。而松江為經流。松江又東逕八十餘里。合大盈。廟。漚等浦。為四江口。又東逕百二十里。黃浦來會之。又逕七十餘里入海。為吳淞口。前明夏忠靖疏劉河三湖。而舍吳淞百二十里末流。迨周文襄

等始議重疏至海忠介乃於平地開江復吳淞經流之舊民到於今稱之 本朝三
次興治著有成效閱今又五十餘年矣潮沙漸塞港浦壅閉農田失利曠濬為害漕
艘賈舶改經黃浦風濤震驚嘉慶二十一年前撫部胡公奏奉 俞旨以工需二十
八萬三千兩有奇於沿江之上海青浦嘉定三縣輸十之三同需水利之長洲元和
吳常熟昭文吳江震澤崑山新陽婁太倉鎮洋寶山十三州縣輸十之七率視歲徵
糧額均兩年分徵於二十三年秋成時蠲輸如數即興工今撫部陳公時任藩司詳
定章程令諸牧令甄選縉紳耆老分董其事其經理員役薪水簿書之資率屬蠲養
廉給之不以絲毫耗經費檄仲寬與盧某往來察視故道通塞綜司催輸時載權泉
司不敢謾經費既集與蘇松太道龔公麗正秉承臺榭慎選僚佐仲寬躬至滬濱屬
其植受其要爰集上青嘉三邑員吏紳耆里甲而誓之曰上司重用民力江西估寬
九丈五尺至十二丈五尺不等底寬三丈五尺深一丈至丈五尺不等較前三次寬
深丈尺尤省脫或少有侵冒則數十年一舉之工徒虛糜矣耗民膏虧 國計微論
法當獲譴如江神何如是官屬咸精白一心民爭盡力春鋤雲集暮鼓弗勝時際隆
和自冬徂春無淒風積雪冷雨役徒常如挾纊訖於工竣其工西自青浦之蔣滬築
關湖壩始中界嘉定東至上海萬安渡以下築關湖壩止計長一萬一千餘丈凡六

十餘里。析其段為五十有八。為土五十八萬六千餘方。集夫六萬有奇。三月而畢。撫部親履周閱。檢覈原估之數。有贏無絀。其積土皆在兩崖十大外。乃開東西兩大壩。湖水下注。海潮上迎。江流浩淼。川沙上海南。灌三廳縣之糧艘。隨潮而進。沿江農疇。自開支渠以資灌溉。上游則剉芟。佳以暢其源。下游則設東水壩。壩以禦潮。又以餘力。修建爪涇張姆二橋。非天時人事之和會。曷克臻此。說者謂此舉有三善。先徹經費。而後興發。無缺無通。信也。計方受直。多至四錢以上。視他工倍優。丁夫不戒。自至仁也。董以紳耆。胥吏不得與。令長稽財用。互相糾勸。公也。公以行之。仁以來之。信以成之。又得素籍。程作之。海州牧師君亮采。酌機宜。置準繩。勵徒卒。上海工居大半。大令葉君機。倡以廉勤。如式夙辦。嘉定令劉君青葵。青浦令李君鴻瑞。皆率作有方。襄事諸僚。昕夕江干。瘁躬拊衆。故能剋期。載事。怨讟不興。以復三江之經流。而為田漕所永賴。越明年。歷伏秋大汛。無壅。具區巨浸。無溢。浮。兩屆重運。無阻。瀆。旁邑旱田。無潤。撫部始以功堪經久。入告。蓋其審也。雖然。善作者。青善成。善始者。青善終。其始也。人疑力役不齊。潮易淤。而功莫就。多方以挽之。非大府排浮議。策羣材。示民以誠。鼓舞盡利。仲寃亦安。能藉手以報命哉。今既作而成之矣。其所以謀善後者。得節用萬金。付所庫收。息資歲修。蘇松太道就近發。庶幾慮周。而計密者歟。土人謂潮。

汐上下日淤一錢厚。一歲當厚三百六十錢。計文家之溝不十年為平陸。則隨時決滯疏淺。載修舊牘。勿種新灘。是在終之以不懈者矣。余故舉其顛末。縷紀於石。以證後之理是江者。

新開海州甲子河碑

中河舊引鹽牆清流。經安東完瀆。至武陟項冲。受六塘河而北。匯板浦。為場河。又自板浦。歷卞家浦。過孔望山。出海州東北。為新浦。皆漕運所經。工歸網費。自孔望山西至州城七八里。舟楫所不通也。城無市廛。米薪缺乏。州以為病。今歲有以開渠請者。余知其為利而恐重勞吾民也。請者繼至。始議董勸海州凡四十八鎮。各輸財。余躬為極。而屬矜者分治方土。綜其財用。稽其功績。東自新浦口。引場入水。西達城東門。入於連河。計長一千一丈六尺。有奇。廣六大。深者自七八尺。至丈五尺。為方三萬三千五百有三。整巖填谷。肩澹撤淖之力。春搗鯁。缶木薄。鐵石之具。與夫算胥。巡緝。餼廩。犒勞。造橋。闢隴。立步。凡用錢七千七百五十一緡。五旬而成。不愆於素。是役也。適當淮河之間。醜導紛紜。場河亦大加疏浚。方慮發徵。罕集。蒞事無期。而四郊農忙。不呼自赴。釋耒揮西。雲集星奔。不妨麥秋之時。不憂水潦之降。命之曰甲子河。且以名橋者。紀天行。重民力也。夫十日十二支。相配窮六十為一元。而始於開蓬。困數此。

州十年已來潮漸北徙故恬風渡最險惡已成平陸胸山以東郁州以西得沙田數百頃更涉一紀地盡可耕石室諸生蒸蒸向學耕者豐於野學者獻於庭其必自今河成之歲始矣雖然連河塞而青伊河乃東溢矣六塘隄不修而大伊山南皆巨浸矣連通潮易淤當設水門提閘之六塘有南北二河隄遠迤數千百丈溝洫防淫費累鉅萬且鹽鹵遺清流弱中河每倍潤於黃水沙停河淺輒泛民田民與商爭蓄洩無歲無之凡此皆守土者之所宜熟籌也豈特茲河哉是為記

署定陶縣知縣賈君墓誌銘

君諱德翰字勺奔長沙寧鄉縣人先世由吉水屯長沙明永樂初徙居寧鄉曾大父發大父清函皆諸生曾大父考授州同母老不謁選有拾金還人事大父蠲穀百石儲社倉皆載府縣志父嘉謀國子監生母蔡氏君生之前夕父夢遠官至堂傳呼接詔生而端偉穎異九歲能文乾隆己亥恩科以廩生舉於鄉嘉慶辛酉年大挑知縣發山東歷河澤鄆域利津朝城范縣定陶皆有廉能聲卒殉難定陶年六十有四先是首逆林清伏莽近畿藉邪教嘯聚煽惑以癸酉年九月構逆於直隸山東河南地錯交而兗黨徐安悃朱成貴等分擾曹縣定陶初十日昧旦遽至定陶城外委張廷立率守卒數十人拒之傷斃君知事急取印付僕李庭來齋鄒而自衣冠升堂

大聲諭之弗退。且劫獄。君三日前聞臨滑縣。練義勇未成。隊君即率之迎捕。力不敵。遂死之。君死時。罵不絕口。故受禍最烈。賊退。邑士民收其屍。哭奠三日。後觀。察。戴公。方受驗視。乃殮。顏色如生。中丞同公興以聞。奉旨如例賜卹。子雲騎尉。固替。卹葬。銀各百兩。致祭一次。國史立傳。祀長沙府昭忠祠。君性和易。獨於名節所關。則辭。氣震厲。居官案無留牘。在朝城。嚴治竊盜。閭里安枕。回民叢毆傷人。人畏其機。君必。按問如律。徵賦請行江南版串法。民便之。在范為糜粥賑貧饑。粥可立箸。乃分食之。權定陶。未一月。即罹難。當是時。承平日久。民不知兵。不軌之徒。變起倉卒。甚至逆天犯。闕。毒流三省。然不旋踵而殲。磔靡遺。蓋國家德澤淪肌髓。故雖糧莠蔓生。而艾夷蘊崇之。無難也。夫平日培之。薄之。責在州縣。使為政期月化行。而禦侮有備。必能式遏安堵。無如時變而變劇。然君致命遂志。吏民感歎。蒸嘗弗衰。朝廷褒卹。子孫榮蔭。可謂不負所學矣。余與君計偕。相友善。每以行誼交勗。是年余監試出關。得君八月中旬書。言抵任檢災甚勤。未及復而邸報君死難矣。為之歎。戲流涕。信君之不媿其言也。君子懋懋。以君行狀寄余。請志其墓。余曷敢辭。君配王孺人。同邑進士廣西上林令忻之女。先君卒。子三。懋懋。陰雲騎尉。懋懋。懋懋。皆邑諸生。女四。皆適士族。孫二。容燭。懋懋。容煥。懋懋。孫女七。皆幼。君殉節之明年三月。懋懋等始自定陶。

扶輿歸里。卜吉於某年月日。葬其邑之二都九區東茅嶺之陽。銘曰。

砥行以豫。臨難不撓。况佩名義。當

仁聖朝。綰綬執及。咸為毅總。所尤難者。官攝時迫。君學有原。有文有政。文惟理明。政惟經正。瘞犬旁側。突不及防。惟志素定。處變如常。歸神故土。旌寵葬祭。臣節國恩。施及苗裔。

子順辨性

王雲

趙荀況既為理學。與關士為處。詭夫為交。貪士之所令。暴臣之所引。以其耳目。設為心腹。宣言曰。人之性。惡其善者偽也。子順新自魏。至不見趙王。走謁於荀況曰。夫先生明王道。師禮樂。去擊挾之說。無種之學。以闡於末世。所事可謂至矣。然曰性惡。恐有所壞也。荀況曰。聖人之理。緣以禮義。飾以章華。以明還目。以聰還耳。以混沌還心。明者能視也。聰者能聽也。混沌者視聽所不宰也。視必五色。聽必五聲。色愈豔音愈淫。淫淫豔豔為紅紫。為靡曼。故聽無聲之聲。視無色之色。此非耳目之性也。以惡還性。而緣飾之。若馬還其走。牛還其觸。而穿絡之也。雖聖人不能去性惡矣。子順曰。何言之過也。夫惡非性之過也。不明其故。天下從此壞矣。夫惡稱靈。善稱聰明。人生而有視聽。視穢具則掩其眼。聽梟號則塞其耳。惡性之人。不視腐尸。而聽翠虎也。今夫孩兒之目。觸污穢則損其明。聞震號則損其聽。其生最真。其性最明。視聽者亦性之所露也。其不屏淫聲。揮豔色者。則情之所溺。而性所不注也。馬性以走。而蹄齒為氣。牛性以任。而蹄躡為氣。情有韻。氣有度。皆達性以為用。聖人之緣飾。匪以治性。而以治情也。聖人即情以見性。賢人葆性以馭情。堯舜湯武。率性者也。而先生以為惡不亦過乎。荀卿曰。非然也。性之所溺。是謂情。情之所生。是謂性。夫亂而欲飽寒而

欲燬勞而欲休。此人之情性也。飢見長者而不敢先食。將有讓也。勞而不敢先息者。將有所代也。讓代則善。不讓代則惡。而讓代非性也。赤子得環。取之則號。攜樽黍。而
不分於人。此之謂童心。故陶人埏埴。工人埏埴。皆非土木之性也。型範生於不圓。準
繩生於不直。是性惡之明驗耳。子順曰。夫方者不圓。曲者不直。其形也。非性也。讓代
非性。而所以必欲讓代者。則性之善也。性之所動。若或教之。此之謂也。故陶人不陶
木也。匠人不匠土也。型範不施。準繩不引。而圓直之性自在。故修者為梁。佞者為斗。
薄者為椽。皆無惡焉。惡之生不於蟻蠹。則於風雨也。蜎蛻動植皆有善性。人少而孺
慕長而敬。兄視高而仰。見人之色笑而趨。皆善也。未見其為惡也。荀子曰。夫聖人所
謂聖者。處華堂而思茅屋。厭膏粱而思藜藿也。人人必爭所安。而奪所怡。則其善惡
必與聖人相反也。男女雜坐而呼為淫。夫妻共榻則得其正。淫人之性而正。非其本
始也。故分別禮義者。後世之假名也。以名為性。猶以行為身也。怒而角鬪。喜而相狎。
物柔而折其腰。山夷而凌其顛。皆不學而能不慮而得者也。學而能慮而得。其於禮
義非性也。子順曰。夫處茅屋。上漏下濕。則苦其身。食藜藿。則距於口。惡事苦心。惡言
距口。人必修其禮義。而導其廉恥者。所以為安也。此人之性也。雖有至惡之人。不忍
置己於不肖。故言堯舜則躍然喜。言盜跖則號然怒。夫人見溺而呼。見殺越而罵之。

者何也。真性之所動也。物柔而夷。山陵而折。無情之故耳。情動於性。雖死馬必問其故。毀卵必詢其因。即知其心之仁也。走險之夫。惕然而恐。平陸安步馬。豈云惡哉。前
卿曰。此孟軻之言也。以為卒然之頃。可以見性乎。夫性之於人。若鳥之於空。獸之於
壙。而魚之於水也。鳥之入水。獸之馮河。魚之登陸。百則得一。馬平常之於倉卒。亦得
一於百耳。今人閒暇則思驕樂。久處則思佚淫。至於流離顛沛。則亡其所以閒暇久
處性之本質也。如水性安流。遇阻礙則激。辦其波。非性之故然也。而孟軻曰。乍見入
井。皆有仁心。豈其平居之故哉。子順曰。夫俗累之溺人。也。百轉而不回也。蘭練之素
本至純。其染而被之也。或元或黃或青或赤。是染常多而素愈轉也。一旦染滌而色
落。則本體可見。人生而不染於習。則惟見其親。惟見其長。不知利而趨。不知害而避。
是澆古之民之性也。澆古之民。率性而安。其性有情而順。其情食無濃厚。衣無驕采。
處無龐確。若蠶斯羣。處千百而不爭。惟莫之染也。今之赤子。燥髮則建白刃。五歲而
戲。矛鎧少游於市。則見搏鬪。噓其長亦然。則習之所使也。荀卿曰。伏哉。吾子之言
也。夫天皇始生。而濛洞亂。世魅鬼亂於神農。蚩尤亂於黃帝。堯不亂。則不乘頰頰不
亂。則不因。人性不盡亂。亂亦人之性也。故神農無白刃。而有椎杵。黃帝無矛鎧。而造
白刃。因人而代其所治也。又有目則視四隅。而窮其色。有耳則聽五聲。而窮其音。有

四肢則窮其造作。踏蹂快便。逸縱搏擊。趨避淫舞。皆秉於天也。故順性情則兄弟相敵矣。夫婦無匹矣。父不及母矣。道無朋友矣。咍讓咍。行讓路不起於家庭也。亂倡而治應之。亂絕而治續之。亂先而治後之。亂者自亂也。治者所以治之也。治性以善而非其性也。拘坐赤子。不及乎門。及其長也。不辨牛馬。不分菽麥。不識夫婦。既稍有識。則呼牛為馬。呼菽為麥。姊妹亂於兄弟。性不虧矣。而可為善乎。子順曰。噫。夫物始小而終大。泉始清而終濁。人生而搏鬪乎。生而辭詈乎。生而淫侈乎。其始少也。非母之懷不安。非父之食不甘。教則易聽。嚙則易威。呼吸言語而可以下。其長而習禮。見義而逸。是踐形之性也。木之勾萌。生意不盈。拘長而尋丈。長而干霄。枝葉為德。皆有本性。故禮義即皆體之數。在少則少。在長則長。索而擴之。其大不增。其廣不濬。及於見利而爭。見勢而就。傾軋百出。皆生於所見。不生於所性。性居於清虛之宇。耳目手足。可謂性之器。不可謂性也。至愚之人。不損其性。人之惡惡於後起。不惡於混沌也。荀卿曰。然則人之性亦愚矣。今夫空谷之民。不辨詩書。不喻禮義。不分嫁娶。或坐之通都文几之上。則急欲去之。去惡而就善也。然移通都文几之衆入空谷。則亦如是而已矣。故試去君上之勢。無禮義之化。法正之治。刑罰之禁。倚而觀天。不則強者害弱。而奪之。衆者暴寡。而詳之。天下之悖亂相亡。不待頃矣。故曰。性惡也。必使離其視聽。持

行而求性人亦無性矣。子順曰：此以生為性之說也。夫薄願厚惡願美狹願廣貧願富賤願貴皆以治生也。非性也。性有發動而無造作有安莫而無燃處有流行而無馳逐居至尊守至富若惻隱若羞惡若辭讓若是非皆發於至尊而動於至富治性而非以治生也。治性無情治生有意無情之情故堯舜不以睿哲異常人神禹不以聰明異不肖。今使道路之人各明其性則皆聖賢也。莫唱之亂則莫敢亂莫導之淫則莫敢淫莫奪之衣食困辱其筋骨則莫敢為盜賊盜賊之生生於窮苦也。今之荷戈而戰死若邱嫂者豈其得已哉。荀卿曰：此亦不明於數矣。夫所貴堯禹君子者能化性能起偽能變本。大且遠盜賊教誨頹蒙也使人皆善率性而足則天不生堯舜禹湯周旦尼父也。天生堯舜禹湯周旦尼父所以異之耳。然此數聖者猶不敢謂性善而求其師故堯師壽州舜師務成伯昏湯武師伊周旦師父尼父師孺子。今日人性皆善則曷貴有堯禹君子也哉。子順曰：夫堯禹君子有異於人非有異於性也。陶冶而成器為爨為甄為杯為甌器不同而無異土雕琢而成形為鳥獸為梁斗為耳目口鼻手足形不一而無異材。此先生之所明也。先生曰：塗之人可以為堯禹使性皆惡而非善則皆桀紂盜跖之習也。或語之仁義則摧其肋折其骨剖其肝而食之。今貴惡性以為堯禹亦不聽之道矣。是何言之相蓋也。荀子曰：夫仁義者偽也。人皆

好偽聖以偽而涉惡故為善偽也善偽者可參於天地故以政教為風雨而賞罰偽雷電號令偽日星肅殺偽霜露君臣偽天澤偽者人為也人之所為亦莫不便故使塗之人仗術為學專心一志思索懸矣則通於神明幾於聖賢矣然非其質也堯問於舜曰人情何如舜對曰人情甚不美又何問焉妻子具而孝衰於親嗜嗜得而信衰於友爵祿盈而忠衰於君人之情乎其不美又何問焉昔孟軻倡性善之說而曰口之於味也目之於色也鼻之於臭也四肢之於安逸也性也又何其言之相蓋乎子順不富而出曰嗟乎天下將亂其言妖哇去善從惡訓其殘賊六國不數年其卒為秦并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眾者其苜蓿之自道也

擬范蠡與大夫種書

句踐既敗夫差而有侈色范蠡私語曰王之形不常長頸而烏喙難既戡矣不可與進也吾將行矣扁舟已具且適他國而曰吾愛種之良也其及於戮也吾實慘心豈其續人之廟也而自斷厥要領抑俾王也以怨破德解落其股肱不可聞於諸侯乃紉為書致大夫種曰天患社稷以復其疆闔閭就命惟昭赫之故山川清澤實濟厥靈二子其敢自膺也蠡無大功於此不敢以享子固善謀必賢結於王心王亦多子之能也而寵異於子曰微子不造吾國亦微子不有吾國子思所處乎詩曰溫溫

恭人如集於木。惴惴小心。如臨于谷。蓋言慎也。以德事人者。製茵而寢之。以任事人者。脂膏而飲之。以業事人者。處燒臬而闕百仞之谿也。詩曰。各敬爾儀。天命不又。子亦有儀耳。夏衣絺絿。冬衣重裘。所以為儀也。彼貉以暑亦無嫌矣。追險逐熾。降陸而食。不滿一孟。過飽而斃。余未見其可也。晉公子渡河。勇犯還壁。曰。臣負羈縻。從巡於天下。臣之罪多矣。臣猶知之。而況君乎。請從此亡。公子既伯。賞諸從者。子推曰。天未絕晉。必將有主。主晉祀者。非君而誰。天實置之。而二三子以為己力。不亦誣乎。竊人之財。猶謂之盜。況貪天之功。以為己力乎。義滋懼矣。智劣於子。而祿實過焉。余不敢據。易曰。肥遯無不利。其自冥於陞曰。人實播我。誰則信之。其不防於尾。以濡其體。將貽君以不令之名。易曰。過涉滅頂。凶。有喪。成。余其遠乎。子思所自處也。或越其庭。以悔厥心。自衛手足。吾亦從之。其豈惟子。文種見書曰。智哉。范子。其余王之無臣也。王且圖霸。不棄左右。詩曰。凡百君子。各敬爾身。種不敢報。以洩爾謀也。蠡遂泛舟。終身外國。不一年。種及於難。

擬荅大夫說樂毅書

昌國君圍豈。經年不下。豈大夫乃遣士致書曰。破國餘臣。力不抗明威。僅足結其餘孽。智不明。幾冀僅可料於一得。聞之。蛟龍擇淵。賢人審勢。勢之所居。有所捐。必有所償。

勢之所去則微一時之利必有百年之悔矣。今君亦權於天下之勢乎。天下之勢垂於楚。闕於秦而懸於趙。楚趙之於齊亦甚比矣。趙人五戰而不得十城。楚數凌厲而從之親者。非力之不足於齊也。畏夫奪秦之利而貽秦以弭貪之名也。秦之言曰。我得臨淄東海之地。則魚鹽致塞矣。我得燕山滹沱之甲。則筋角旃裘狗馬充庭矣。狐涎數載不敢牧吾郵者。其心固無一旦而忘燕齊也。韓魏猶強。則齊得其蔽。齊得其蔽。燕亦受之。今韓魏之亡。固岌岌耳。往年拔宜陽。今年拔成皋。韓魏無齊。則其亡愈速。燕無齊。則是自撤其障也。夫秦所以不得攻燕者。必歷韓魏。涉清河。垂兩海。閱數千里。彌月一關也。又不然。亦逾雲中九原。過代上谷。戰於千里之外。今燕撤齊之障於魏。彌迫而秦彌近。故宜陽之士五日而假淮潁。七日而抵清漳。十日而擾君之封疆。君亦自為備。而莫分之毒矣。且趙非厚親於燕而重讎於齊也。謂燕即入臨淄。輸祭器掠寶物而歸於都。人心必怨。怨守必堅。堅城七十二。必縻百萬之師。轉十年之粟。然後渡滹沱。涉易水。不五日而撼金城耳。今以君之略。社稷之不幸。風聞瓦解。淪胥以之。士傷於心。鬼哭於墓。先君之靈憤懣於天。趙氏已有慄然而悔禍者。又況取萬乘之國。約四鄰之兵。而擅於己利。不分於人。強秦三晉。其志亦不戢矣。君亦不聞勝國之事也乎。昔智伯氏滅中行。圍晉陽。吞并二都。而憂一主。中山亦千乘之國。

也。敗趙氏於長子。克燕君而殺其將。然皆身死國分。為天下笑者。何也。是即燕齊之事。齊滅萬乘之宋。弱三晉之師。自為功。先天下地。廣列國。然而力勞氣索。兵苦事煩。取天下之所甘。勢不可以獨飽。故一折而入君之手耳。君復獨飽之也。天下之患。莫大於蠶人之所爭。而主人之所據。據人之所高。而乘人之所禍。今以全齊之大地方。二千餘里。帶甲數十萬。折三敵。韓折二敵。魏五分四裂之。尚可王其子弟。爵其能臣。而娛其耳目。心志一旦席卷於燕。了無費也。君以為秦楚之心何如也。夫秦固欲齊之。遘亡耳。誘之以東帝。餌之以驕宋。驅之以強燕。齊遘亡而燕始有隙矣。非秦之不利齊也。其奇於賈禍而求於取償也。齊楚舊睦。三晉生心。君獨不聞之乎。尾大之不掉也。主怨之先亡也。城壞之足畏也。此皆天下之勢也。智者不背勢而圖功。仁者不背勢而見德。今君之仁智亦聞於諸侯矣。頃刻之間。下七十餘城。禮賢弭暴。近世所未有也。然畫邑之令曰。不下吾且屠邑。既又度劉我人民。戮我即墨之宰。雖非君之意。是螻蟻之下。未習君之德也。何以服我孤臣之心哉。為君之計。莫若審天下之勢。而溥其功。寬二邑之力。而君我。立王歸報。燕國曰。燕之有齊。是秦之東敵也。齊人於燕。是天下所共利也。敵亡則寇必先利。先則害必隨。燕為天下之招矣。必析國之半。以反於齊。俾齊為捍圍之臣。則魏不敢渡易水。趙不敢擊東胡。魚鹽舟車之織不絕。

於道亂而討之。失而復之。怨已報矣。毒已消矣。天下之諸侯必德燕重燕。仁燕信燕。雖有暴秦不敢生事於燕。而君之名甘於黃流。尊於九鼎。顧心咫尺之信悻悻之威。計滅二邑而後安枕。二邑之士雖甚綿力哉。皆庸其君。傷其大夫。糾合之餘。若膠與漆。計不復全。則得一確聞。以死於城池之下。於君之仁甚無益矣。而天下諸侯必有聞齊而起其貪。藉齊而洩其怨者。嗟乎。齊惟不料其勢。以至於此。而胡燕之不料也。楚有養由基者。善射者也。去楊葉百步。百發皆中之。左右觀者數千人。皆曰善哉。一夫撫掌而笑。基曰。客不足吾技乎。客曰。夫去楊葉百步。百發皆中之。不以善息。少馬一發不中。百中皆廢。有後至者見公之不中。不見公之百中。是予代後至者笑也。今王老子壯釁久疑。生威名之下。不可以據萬一煨燼之餘。倍城借一。雖小莛即墨。不過二萬人。各一可當十。恐夫有後至之笑也。惟君深計而俯恤之。昌國君得書曰。信然。信然。君命之矣。不可反也。不數日而齊之封玉。殺辭不受。以死自誓。頃之。昭王沒。毅遂奔趙。

書夷齊傳後

周統未造。商命未殄。隱德避迹。其先蓋有泰伯虞仲。伯既去。李歷乃立。歷生昌。是西伯。西伯之時。又有伯夷叔齊。讓孤竹而逃者。西伯受弓矢。化洽六州。夷齊亦自北

海來蓋與西伯俱故臣也不數十載西伯卒子發立是謂武王武王載木王東伐紂
夷齊叩馬諫不聽商滅乃恥之餓於首陽而卒其時秦伯虞仲已絕迹矣而孤竹猶
存太史錄其歌云登彼西山矣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黃農虞夏忽然
沒兮吾安適歸矣吁嗟徂兮命之衰矣韓非子曰夷齊觀德於周見埋牲於竝首之下
遂不食而卒蓋不可據而其意乃白矣嗟乎賢王高士兩遇其躬若夷齊者斯真窮
哉余讀商周書乃益怪焉當周室弁髦之際其諸侯皆詭譎狼戾漸滅仁信請降問
鼎者幾及乎擬之也然僅出一言各捫心而退夫三川之地非屬於兗冀也周召
之聖非貪於晉楚也箕微之辭命非紕於王孫滿之徒也竟以一罪不贖眾叛親離
遂成奉天請命之主今當時故家遺老不忘前世之德則以王見於師曰予一人其
實有悛心以不斬七聖之祀敢勤諸君子其重懲之也西伯念哉則夷齊必不死又
不然若我何衛之於先太甲也置之別室而撫定焉以解三州之毒徐勣其悔則夷
齊必不死又不然毋使懸首太白而祚武庚於土則夷齊亦未必死凡此數者勢皆
不可故彼此俱窮然夷齊之志亦遂矣使夷齊者前裂孤竹之封則孟津之會其不
獨以舌止焉已也殺之不濟樂之不濟孤竹乃斬矣夷齊者其以一人之憤而斬百
年之祀哉嗟乎夷齊之志亦遂矣其後商容式虛比干封墓箕子茅土卒不聞有過

首陽而慚惡者而孤竹氏亦自竄於赤翟白狄之間以僅存其裔荆蠻地下之靈以為何如耶。余致孤竹之亡在齊威公之世威公蓋呂望之後云。

縱勢

合縱以謀秦天下豪傑之士皆知其利不知其害也皆計其成不計其敗也皆圖害於敗而不圖成之害也縱何以敗連雞共棲胡越共茅則縱敗縱何以成踐盟涇水驅六國之將而莫之先後則縱成縱成矣而胡以敗聞也此不大其勢者也天下之勢殺函處崐山東處濕散函處城山東處野處崐易為登處城易為闕處濕易為洩處野易為塵也今使六國之師蔽邯鄲塞鄭原然其顏行騶附可踰峭澗者數百人耳踰峭澗之顏行騶附可抵函谷者又數百人耳六國之師以百萬投之而無用秦以一縣之卒守之而有餘為秦者亦堅閉其關自營其壘耕其土練其百姓以老天下之師師老志攜腹枵馬罷韓倦於重宿魏倦於重郵異志之徒稍稍引去然後縱其後而摘其殿六國必糾合再計還數百里而效其弩末秦復閉關堅壁不交一矢數日之間六國必疲而韓魏已斃於躡蹠之下矣秦顧不出此悍然一出而走其師則秦之重於示威而輕於取算也甚哉縱之不可以成也縱縱而橫比之耕縱而橫皮之橫縱而縱起之天下何物能久縱哉堅縱之術必使楚趙燕齊之兵重戍於韓魏

不食其糗糧擾其人民墾土任力不分其功得寸則韓魏之寸也得尺則韓魏之尺也緩急則四國之緩急也然後可折其角而犄其足相持於一二十年之內然此亦滋亂之道矣夫后稷之靈能黍稻同汗舜麥一甲乎后羿之巧能千鑿俱發而中飛雁乎非子之技能獐鹿同羣而射貓一困乎物久則爭爭則斃斃則必有食之者一二十年猶不可待也張儀曰夫諸侯約從為兄弟以相堅今親兄弟同父母尚有爭財殺相夷賊者而恃反覆蘇秦之餘謀其不可以成亦明矣亦知兄弟之攘臂必在父母蓋棺之後也父母在堂兄弟敦睦和氣淪蒸行者指其閭過者式其門王伯亞旅皆負干城之色今為六國者亦以諸侯為兄弟人主為父母奉文武之典修小白重耳之規各以卿帥屯兵於鄭原名為守鼎而實斷秦之東道徐為觀釁而舉包茅可賣侵疆可復也又不然盟於周室誓必死之衆決必報之仇當勢定謀批亢搆虛叩而皆應莫之差池韓魏楚趙自為手足而以燕齊為錙載則內顧既消而外力可並矣吳之伐楚也更為三軍以疲其師未有六國而不弊一秦者也令魏觀兵於宜陽出蒲津軍華下則秦師必怒怒必出出則逐北而太行之卒截於少曲恆雍之卒截於渭橋是魏為嘗而韓趙為噉也令韓觀兵於軹道出上黨軍蒲津則秦師必怒怒則出出則逐北而舞陽之卒截於華縣南陽之卒截於宛東是韓為嘗而楚魏為噉也

令楚以倉擗之際五堵之甲乘間六日而至漢中全郢之甲入江連沔乘江而七日會巴人蜀巴蜀新附之餘勢固易震而三國之寇已在郭外是拒虎於庭而連狼於巷也燕齊則更易料矣秦亦難支吾矣兵者不環人而脫人之環不夾人而破人之夾終日兵而不得一地善用兵者多先人之氣多破人之勢弱而用強短而用長出於所不意攻於所不備師少用奇師衆用志烏獲之勁也蜥蜴入其手蜂蟻入其睫縷引繫其足則庸人勝之勝固不在大也用兵之道先訟其心志次亂其耳目次亂其手足三者之用一固難為奇錯則易為出也當其時有田忌廉頗帶佗倪良王廖樂毅田單之屬皆號善兵竟遠巡退縮忍割其土彼馬服君之與孟嘗君公子無忌者不更數國之子弟而用以勝竟何說耶惜哉六國之亡也然六國不亡蒼生何罪而尋百年之師哉六國之亡亦理勢轉合之會也

蘭相如論

蘭子完壁古今疑之此亦涉識之士矣夫蘭子用雄乎胡屈於信乎也蘭子用雌乎胡伸於澠池也蘭子用固乎胡屈伸之妙於用也用固之徒雄必破其寇雌必破其卵而蘭子胡全也蘭子曰秦以城求壁而王不許曲在我壁入而城不出屈在秦蘭子信秦乎信不在秦也信曲直乎秦固無曲直也蘭子亦有所信矣當時趙魏方睦

秦必首爭於韓趙魏者韓之倚蓋也。叩腓而考其骨，躡武而竦其鬚。三晉之情形也。秦之威趙魏而可一於韓，孺子之所未喻也。夫趙方數千里，北盡雙胡樓煩之地，弓矢騎甲，良馬勁士，什七於秦。秦即有事而越山逾河，絕韓上黨，走戰千里之內，地險而與不多，勢絕而援莫至，又不然則道河內，倍鄴朝歌，絕漳滏水，批邯鄲而亡韓魏之覆其後，是榆次黎臺之事，專於今日十五城，其不足以償之也。秦固不敢難趙也，非不敢難趙也。圖韓魏之利而維其害也，為秦之計，莫若破天下之縱而為近攻之術。一旦悍馬為一壁之故，戮人謀臣，陵人社稷，天下諸侯灼其怙，虞其無極。車轍亦不西向矣。然後楚趙復合，燕齊繼發，廉頗李牧之徒，以方鼓之氣，有名之師，驅六國而封其關，開與之捷，亦不在秦矣。況乎韓蒙未生，兵力未疲，南陽未割，野王未拔，上黨未克，夷陵郢聚未燒，王未老，主未少，將相俱有所料也。秦之不先以趙為事，朋矣。語曰：頃刻乘風，頃刻揚帆，戰國之時，所謂錚錚之傑者，皆抵掖而鬪，捷按喉而吐氣，非盡無見而然也。今當時壁入而城不出，藺子緩頰曰：臣固知大王之弗予城也，夫壁非趙寶也，而十五城秦寶也。今使大王以壁故而亡其十五城，十五城之子弟皆厚怨大王，若弗予城而給趙壁，以一壁故失信於天下，臣請辭就死於國，以明大王之失信。則秦王亦曰：子行矣。夫結綵懸藜，隋珠昆玉，皆非秦產也，而充於藏，昔楚文

王與先公為婚媾之親。既許秦矣。而張賈於晉大夫。趙氏無以為也。其秘之為我內節也。而盡受城乎。自某至某若干。商於之事。簡子顧不聞之耶。曹沫之匕首。田文之狐裘。兩無所投之矣。計此時亦解於無何之秦。而示天下以弱哉。夫賁射虎為騶虞。狙孫為曾史。雖黃帝無辭也。惟夫戈矛未喪。藩籬尚周。始得啗吃而距其一。且又奈何不料其勢而嚶嚶焉。赤子之信為也。信不可施於秦。不可責於秦。不可復於秦。簡子已料之矣。十萬眾壓邯鄲。責信以璧。簡子亦已料之矣。夫簡子者。而用罔乎哉。簡子者有所信者也。

吳起論

天下之大勢。非縱則橫。今謂縱可滅秦乎。一虎之牙。十麋之角。攫其負隅而乘之。鼓以作氣。未有不虞其破也。謂橫可存六國乎。將死之人。於鬼中。三日墮髮。十日落齒。內瘡之日損。扁鵲不知其所矣。故言橫馬。鬼與為徒者也。言縱馬。獸與為徒者也。不言縱。不言橫。而冥無術焉。蠶督之為徒者也。天下之勢。一而術有三。得上者王。得次者伯。得下者完。其月堅其骨而已。吳起商鞅韓非三人者。得下者也。韓非之說不售。而吳起商鞅以售。故死。惜乎吳起之不盡售也。吳起曰。國無兵則弱。士不戰則不奮。故重賞信罰。約已待下。與編伍同苦樂。士無不效死者。效死之士。十夫當百。百夫

當千。秦之所以雄，有死士而無生將也。語曰：魏之武士，不當秦之勁卒。秦卒誠勁，五城何為而拔哉？天下惟柔能剛，惟弱能強。柔莫尚乎，弱莫尚勝。當起虎蹲虎伏之時，卧不設席，行不騎乘。一旦蹂躪秦師，獲之敢往，其精神腸胃有所用之也。精神腸胃之用，一則專，撓則雜。使喚起為將而賦，獲分其師，亦煦煦焉。士卒同衣食，未見其不成禽也。况乎以六國之師，秦肢結體，其意念渙乎不相習。又率乍起乍伏，若鼠首之於穴而距虛之於庭哉。甚矣其不講於術也。起既奔楚，其術益壯，毅然受公族之怨。明法審令，厚貲強兵，以破游說縱橫之口。於是南平百粵，北卻三晉，以西伐秦。是天下有吳起，強秦之患也。吳起死而秦安枕矣。天下多吳起，秦亦何能為也。商鞅者，英起之孽影也。其精神腸胃之用，猶出吳起下而成流血刻骨之功名。令起不敢望者，起亦普於過耳。雖然，起不普於過，則天下入於楚，入楚之與入秦，不相贖也。世之人不徒於鬼獸，則徒於蜚語。誰與語？王霸者，然使其時得吳起以持之，又烏覩不可生死而肉骨之也。

樂毅論

昌國君之滅齊也，下齊七十餘城，僅不克莒。即墨然，則田單善守乎？爵賞不行，糜軍觀望乎？氣已怠而怨方堅乎？解圍施令，因壘而降之意乎？此皆深求其故者也。夫願

風而呼。一息數里。然有岐嶺回谷。則音不達。莒城即墨者。齊之嶺谷也。當濟西乘勝之時。數能以孤師遂撼萬乘之衆乎。以強秦三晉之聲。喪全齊之魄也。強秦三晉摩其外。而燕以方鼓之氣。躡之無不碎者。且齊所恃。直有楚援耳。淖齒踐毒。若死國分。全齊之民。不皆盡邑也。無百年不解之恩。緩急俱亡之氣。則亦瓦解而去耳。殺者誠仁之。不以強秦食與國明矣。強秦三晉之師已去。齊固料燕之易為也。所惜者區區數百十里之地。不滿萬夫。動之覆亡。不如堅守孤城。以俟諸侯之至。二三年而燕不益師。穀殫其力。新君疑於內。士卒憤於外。昭王且老矣。雖十穀無如一單何也。穀之不下二邑。非仁義之過也。前後之機殊。而攻守之勢異也。審機者不移時。而留釁審勢者不久傾。而墮名圖。莒即墨當在七十二城之先。存莒即墨即在七十二城之後也。淖齒已戮。齊人有君。不以此時存二邑。撫其餘黎。鎮其社稷。割數百里之城。以託之附庸。而汲汲焉守不利之師。攻不服之城。喪前威。生內戢。亦未為智也。謀王之說。安知非單之所為哉。

國朝文匯乙集目錄

卷五十五

趙良濟

字肅微號肖巖安徽涇縣人乾隆乙卯進士官內閣中書有肖巖文鈔

世論

王猛論

書老泉漢高祖論後

書李潛風傳後

畢憲曾

字李翰號靜山江蘇鎮洋人乾隆乙卯舉人

漁古堂詩集序

江甯府學訓導陸君墓誌銘

張雲錦

字龍威號鐵珊浙江平湖人監生有餘玉堂集

文林郎知東流縣事南沔陸君墓表

謝金鑿

字通谷福建侯官人乾隆乙卯舉人官教諭

蛤仔難紀略

蛤仔難原始

國朝文匯

卷五十五

目錄

一

乙集

九

八

七

五

五

三

三

二

一

國朝文匯乙集

戴殿泗

號東隱 浙江嘉慶兩辰進士 官翰林院編修 有風布堂集

汲黯社稷臣論

十一

金華理學萃編序

十二

宋文憲全集序

十二

游五泖詩序

十三

明經吳君傳

十四

陳鶴

號借亭 江蘇元和人 嘉慶丙辰進士 官工部主事 有文集

法先王論

十六

正人心論

十七

貞女辨

十七

辨惑

十八

書明史徐貞明傳後

十九

王晉亭先生遺集序

二十

福建光澤縣知縣王君別傳

二十一

雲南永昌府知府周先生墓表

二十一

國朝文匯乙集卷五十五

世論

昔子張問十世意在知來而夫子祇據往以推之豈不知繼周之為秦哉序書而終於穆公悔過之誓亦若知有秦者然自二帝三王以來易姓受命非一世矣莫不守其道而不變損益其法以咸宜兢兢馬惟恐失墜誠以生人者世維世者人凡為讀書有志之士尚欲自修其身有以主持乎世況上而為君者乎雖在夫子前知之誠曾不意繼周者之為秦也自繼周有秦後之論世者遂由此以別為古今判其優劣其論允矣而吾之意則欲由秦而上斷自春秋戰國以為世之古今焉試就其治亂之迹觀之古之世非有治而無亂也唐虞以前吾不可得而知夏四百年而有桀殷六百年而有紂周三百年而有幽厲其荒淫暴虐何遠異于隋之楊廣齊之寶卷陳之叔寶北齊之高洋而穢德彭閏遂至身弑國亡為天下笑後之世亦非有亂而無治也如漢有文帝唐有太宗宋有仁宗天下承平百姓安樂壽考何多讓于夏少康之中興殷高宗之嘉靖周成康之刑措四十年而盛德配天遂以保世滋大後人稱頌不衰然則古亦今也今猶古也而世必云古今人不相及者何也吾仍述其治亂觀之桀能亡夏而禹之典則不亡故湯起而能繼其服紂能亡殷而湯之寬仁不亡

故武起而能反其政。幽厲能亡周。而文武之耿光大烈不亡。故仲尼生而能表章其成憲。撥輯之以為詩書。筆削之以成春秋。明其制度文章。以示萬世有天下者。知所取則。至於漢唐。雖去古未遠。而經春秋戰國。以至於秦。變亂舊章。焚棄經籍。坑殺儒生。使後之人冥冥焉無所尋逐。其間雖有賢君如漢孝文帝。太宗。宋仁宗者。奮然有志於上理。不過憑其聰明材力之用。得之殘編斷簡之餘。聊以救一時之衰弊耳。而欲追先王之制作。探孔孟之心源。萬不可得矣。故古者有亡國而道常存。後世則有治君而法已盡。豈非天之戾氣。特鍾於秦。以限今古。而人力所無。可如何者乎。自秦人制郡縣。而漢高割地分王。反者接踵。故唐令羣臣議封建。魏徵李百藥皆以為不可。若守令。自秦人開阡陌。其後北魏均田。唐制租庸調法。卒未有議復井田者。自秦人困農民以養士卒。周制府兵。歷隋及唐而終廢之。事變因仍。日趨簡便。自非堯舜復生。而欲矯秦之弊。以歸於古。其勢不能。而世之好為議論者。以為古今同。此世即同此人。而必以秦劃分其界。特宋儒之偏言。然此豈惟宋儒言之。賈誼固嘗過秦矣。董仲舒不嘗謂漢承秦後。如朽木葉。牆乎。梅子真不嘗謂秦為無道。削仲尼之跡。滅周公之軌。使王道不通乎。夫殷因夏。周因殷。三綱五常之理。百世可知者。雖秦人未嘗無之。要其感之以德教。而民習於為善。導之以刑虐。而民習於為惡者。古與秦不可

強同也。不然。皆王仲淹嘗以今擬古矣。而說者謂通之師弟互相標榜。比擬孔顏。借竊固不足道。即如漢高光武。可以追蹤為湯文武乎。建安之詩。可以附國風雅頌之篇乎。兩漢之詔。可以比虞夏四代之書乎。此即問之好為議論者。必不能倒置是非。而作違心之說。則即宋儒之言。參之以賈董梅尉。亦可見人心之所同然者。必不沒也。顧前人之論世。以秦為界。而吾獨以春秋戰國為界者。以秦為界。不過曰不如古耳。以春秋戰國為界。則不絕人以挽今復古之思焉。何也。春秋亂賊之禍。勢必入於戰國。而孔子得以救之。戰國橫議之禍。勢必流為暴秦。而孟子得以攻之。雖不得秦權布治。易俗移風。而猶以空言存帝王之道法。孔孟既沒。而汲及脩補。使道法盡而復明者誰乎。歷千五百年。始有程朱以接鄒魯之真傳。其維世之功。固有大於漢之董子唐之韓子者。論者概以宋儒目之。而肆詆罵。獨何心歟。

王猛論

朱子本春秋作細目。於夷夏之辨尤嚴。而王猛之死也。書卒書官。不惟無以貶之。且有以褒之。論者遂謂猛雖身立秦庭。而心存晉室。觀其臨終告堅之言。君子哀其志矣。顧晉自劉淵竊號。下及苻秦。中原之地。不入版圖者將六十年。則猛固秦人也。生於秦。仕於秦。可也不仕秦。而早仕晉。亦可也。若既仕於秦矣。而復悵悵於晉。是懷二

心以事其君也。即謂猛始憤桓溫之逆，不樂立其朝，終感苻堅之知，不忍棄其國。規
 其意未嘗忘晉。然猛之被禍，謁溫也。溫曰：江東無卿，比欲與俱還。不可謂不知猛。昔
 者謝安嘗應溫聘矣。王恂、謝元亦為溫掾。後皆位至將相。功名昭於史策。安在猛之
 不可藉以有為耶？然而隱居華陰，終身不仕，亦足為君子之不幸，而陷於夷者法。
 願乃應苻堅之名，則如先主之遇孔明，感李威之知，則如鮑叔之於管仲。君臣相契，
 千載一時。猛方為之立學，校舉賢才，以禮其民，課農桑，充府庫，以足其財。誅貴戚，糾
 權勢，以峻其法。降代滅燕，以拓其疆。秦之強晉之患也。安見其不忘晉哉？然則猛之
 告堅，以為臣死之後，願勿圖晉者，何也？曰：懼垂莖之竊發也。方垂之奔秦，猛曰：垂父
 子如龍虎，借以風雲，不可復制。宜早除之。及秦滅燕，而垂之愠怒見於辭色。彼其心
 未嘗一日忘戴天之仇，而不圖恢復之舉也。所懼者惟猛耳。猛死而堅苟絕意南征，
 與天下休息，則垂莖猶不敢反。即反而國家承富強之術，上下和睦，軍政脩明，力亦
 足以制之。惟其忘腹心之疾，而希混一之圖，師勞於外，力竭於內，而後二人得以乘
 其隙，殿後伐晉之舉。雖婦人孺子，皆知其不可。而垂莖獨勸成之。蓋幸其敗也久矣。
 此皆猛之智所慮及者。故欲釋晉以為外懼，而後能專力於垂莖，以除內憂。猛之為
 秦計愈深矣。然則其言正朔相承何也？曰：欲以懼堅也。意謂劉曜石勒之徒皆據強

威之勢不再傳而為敵所滅非正統故也晉雖微弱僻處江南天之所興夷不能感蓋以見兵力之不可恃而大命之難倖邀也王其庶幾聽我矣使謂猛有存晉之心則猛在之日秦之寇晉者屢矣何未聞進一言以諫止之也嗚呼綱目之作勸忠也猛雖仕秦而鞠躬盡瘁奉公無私即其臨沒未嘗一言及於家事故書官書卒若曰秦之諸臣惟猛為不愧乎丞相云爾讀者不察以為凡仕夷者皆書死惟能向華則書卒彼崔宏固仕元魏者何書法之竟無異於猛也哉

書老泉漢高祖論後

吾誠不意老蘇之自幸學道祖成而其識見卑陋乃至於此彼謂高帝用呂氏護弱子用平勃制悍后以為智過良平而吾以為帝之不智實甚使帝果能智則必畧知故事曾見三代之時有以女王臨朝亂政者乎彼趙惠文后齊君王后皆戰國亂世所為亦何足法況其時蕭曹俱在又有忠耿如王陵者俱足任天下大事使帝於臨崩時召諸臣受顧命如周成之立康王而以惠屬之三人且著令曰母后不得干預外事則呂氏雖有篡竊之心必不敢發即發而廷臣執遺命以爭之亦何致大肆其淫毒卒以人羣之慘使惠帝見而悲悲而病而遂日飲淫樂以至於卒也是帝所以屬孝惠者適以殺孝惠后殺之且不帝帝自殺也今有人愛其子則為之養生者無

國朝文匯

卷五十五

三

國學扶輪社印

不備。慮患者無不周。乃或憫其饑餓。而以烏羹飼之。遂殺其子。可謂智乎。帝亦猶是馬已矣。且帝所以私語呂后者。不過欲使陳平為相。周勃為太尉耳。而孝惠既崩。之後請拜呂產呂祿為將。將兵居南北軍者。實由陳平。諸呂擅權。羣臣莫抗。太尉不得主兵。皆平之失計也。幸而灌嬰留屯滎陽。齊楚連和待變。諸呂懷疑。不敢輕動。故使酈寄之說得行。而勃入北軍。兵猶心畏呂產。未敢訟言誅之。而遣朱虛侯入宮衛帝。及朱虛殺產還報。乃悉捕斬諸呂。則安劉氏者。朱虛侯之功也。於平勃何與。此由帝無知人之明。嫌王陵之驚。而用平。勃。烏知其阿意背約。一任太后之所為哉。武帝欲立孝昭。先殺鈞弋。而謂其左右曰。女主獨居。驕蹇淫縱。莫能禁也。汝不聞呂后耶。是武帝有所鑒於前。而高帝未能料其後。亦中主所常然。獨惜其先不立母后稱制之禁。尚不及魏之曹丕。而呂氏幾移漢祚。遂遠啓乎唐之武曌也。嗟乎。以帝之馬上得天下。不喜儒冠。不好學問。其智不能及此。固無足怪。乃以老蘇之博學能文。而猶噴噴焉稱帝為智。蓋從古文人之謬為議論。聽其言則可喜。而用其術遂以亂天下者。多斯類矣。是不可以不察。

書李淳風傳後

太宗惡民間秘記。有女主武王代有天下之言。密問李淳風對曰。臣據象推算。其人

已在宮中。自今不過四十年。當王天下。殺唐子孫殆盡。其言武氏之禍。瞭如指掌。世遂以淳風之占候為神。而吾以為淳風所言者數也。數之所成。惟理可以已之。惜乎太宗之不善教其子也。既敗成乾矣。而於治自謂過物誨之。當飯則誨。乘馬則誨。乘舟則誨。息木下則誨。而未嘗一言及於彝倫。古之聖王。所以諭教太子者。必首君臣之義。父子之親。尊卑長幼之名分。皆確示以理之所不渝。以隱動其心之所不惑。彼習聞其說而決於中。將日敦其孝弟不悖之行。以預遠於禽獸無別之遠。豈肯如匈奴之妻其度母哉。治苟如是。則當其侍膳宮闈。必不見武氏而悅。行香佛寺。必不見武氏而泣。武氏雖有權術。能盡君心。易國祚。殺人子孫。而無由蓄髮入宮。亦終其身一感業寺之老尼耳。曾何能為。而淳風之數將不驗。願乃迷於豔色。滅其大倫。以經事先帝之人。而飾為漢賜政君之說。由是進昭儀。立皇后。殺忠諫之臣。而開宵小逢迎之路。遂使武氏得大肆其淫毒。而無所忌。治不足責。獨怪太宗方欲比德唐虞。而負辰贏之累。壞法數倫。自躬先之。又烏能使效尤者之不甚。而為鷄奔乎。跡其父子所為。若惟恐淳風之言不驗者。乃日肆其力。以促入於數中。而莫之能迷也。要之數之得驗。由於理之不明。使雉奴稍有不死之心。則淳風必無先見之譽。蓋任數者不遇占事於有象。而從理者乃能彌亂於無形。故子產有救亡之道。不從禘寤而新鄭。

亦不復火。穆姜無隨出之德。雖獲吉筮。而東宮卒以幽薨。天道之必準乎人事也。古今皆然。使不惟理是循。求所以寡過遠罪者。而徒聽諸數。以為吉凶。豈足以為學哉。是故君子修身以俟命。

源古堂詩集序

畢憲曾

人之窮達外也。性情內也。不為境所累。不為物所遷。是為真性情。性情真而真詩出焉。吾於孫君鶴。隄見之矣。今世之號為能詩者。其弊有三。暮唱朝歌。窮愁數歡。五瓶方寸。萬憤山積。衣布素而羨錦繡。厭藜藿而慕粱肉。伎求一起。倒行逆施。蔑視科第。傲脫軒冕。三愁四怨。鬱於中而阻於外。作者自苦。讀者不快。是曰詩囚。至於干謁諸侯。結納要路。以文章為羔雁。以才藻為鈞餌。以懶祭炫博聞。以癡符侈宏富。半面知己。聞聲感恩。韻必累百。集必等身。揭卷視之。所投贈者。非當代龍門。即吳會名下。甚至習成標榜。疊起門戶。是曰詩蠹。又有銜世駭俗之徒。以為詩人。縱不能行萬里路。亦當讀萬卷書。於是刺取史鑑中事。裝飾門面。千載之後。燭照往古。局外之人。妄議局內。連篇累牘。限嚴匝月。傾囊倒篋。排比片時。不恥點鬼之名。遂貽彈詞之誚。又其甚者。漆室之歎。杞國之憂。自謂每飯不忘君。先憂闔天下。豈知遭 咸朝寬網之時。蹈位卑言高之罪。是曰詩妖。大抵心為境累。三弊遂生。安得有真性情。真詩乎哉。鶴隄為州名。諸生懷貞抱素。不圖進取。藉硯田筆耕為活計。怡然自得。今讀其述懷。有泉魚之痛。夷甫之悲焉。讀其賣荒行。有桑梓之憂焉。讀其補苗詩。有責躬之義焉。其他嘲風弄月。流連光景。亦皆發乎情。止乎禮義者。知窮達不足以復其心也。鶴隄少

余二歲所作詩一字一句必見之。偶為指瑕。應時改定。其虛懷若谷。以視坐井觀天。夜郎自大者。其相去為何如。非誦君之詩。無以發我之狂言。

江甯府學訓導陸君墓誌銘

視亭陸君。以嘉慶戊寅卒於江甯訓導任。其後五年。今

天子紀元之二載。歲次壬午。其孤子鼎亨。領鄉薦。撤公車之費。為下土之資。卜葬有日矣。畧述事實。乞余銘幽之文。余與視亭為文字交。自少至壯。相見則惟商學問。疑義相析。與劉岐所謂勢利交者不侔也。銘其何忍辭。君諱元吉。視亭其字也。少穎悟。九歲能屬文。比長。從里中醒齋王先生遊。先生故光祿沈公所賞識者。余兄弟亦受業焉。君年十九。補博士弟子。旋食餼。裝聲譽。序間每試藝出。則傳鈔紙貴。戊午登賢書。經義甚夥。惜不收拾。有怨怒付梓者。笑而不忿。性至孝。父古愚。公遠疾數年。侍奉不避穢污。家故貧。時稱貸以供甘旨。親事盡其誠。無弗應者。卒亦無負。奉事。父母歿。思日。愀然不樂。每歲時祭。享僧孺人手自烹飪。必豐必潔。迨生妣徐太孺人歿。祭時拜跪處。近淚無乾土也。嘗於州守于公席。懷鮮荔枝二枚。以遺母。公廉得之。繪陸郎懷荔圖。賦詩紀事。一時傳為佳話。太孺人歿。松諸篋底。知其意者。不復請勸。譬之王哀。願敷之。剛。寡。我。也。君持身謹。躬躬如畏。然遇親故於道。拱立揖讓。惟謹。于公曾語

余曰。睥面蚤背。望而知為有道之士。陸生是也。與人交。不啻膏肓。然為氣誼。急有無。雖典質弗恤。教弟子恂恂善誘。課文不多。點竄而塗抹。衷於一是。俾自覺悟。故及門多英俊之士。予昔奉教於錢竹汀先生。始涉歷經史。為考據之學。而君殊不謂然。曰。諸葛氏畧觀大意。彭澤令不求甚解。此讀書法也。安用零星考據為。余無以難也。少時抱負不凡。卒淪落不偶。屢試春官不第。竟以廣文終。卒之日。幾無以為殮。同官呂教授。經紀其喪。曩亨得奉母扶柩歸。吁可哀也已。憶君甫婚時。余兄弟四人同舉院。修錢不卅年。而田荆妻謝。而君又先我逝矣。余能無慨於中乎。君始祖諱宣明。鄉首生。嘉靖時。糾眾禦倭。煮粥賑飢。人感其德。所居新安鎮。後改稱陸公市。曾祖諱燾。蘇州府庠生。祖諱茶。州廩生。贈文林郎。廣西博白縣知縣。戴州志文學傳。父諱煥。例贈修職郎。妣李氏。生妣徐氏。例贈孀人。君戊午科舉人。戊辰大挑二等。授江甯府儒學訓導。配曾氏。例封孀人。子二。長襄亨。早故。次即鼎亨。女二。一適崑邑廩生許伯龍。一適同里監生錢金堂。道光二年十二月十二日。卜葬於城北新阡。銘曰。

孝乎惟孝。百行之始。養志養親。龜勉甘旨。仲氏負米。茅容具饌。樹靜風疏。林樾浚注。寒糶一片。講學雞籠。經師人師。仰雷次宗。辭真無愧。我非阿好。爰備史函。以昭公道。

文林郎知東流縣事南香陸君墓表

張雲錦

君姓陸氏諱培字翼風號南香先世居當湖之靈溪代有爵贈君以進士知江南東流縣解職歸傲居北墅專力填詞梓行白蕙詞正續集若干卷元配張孺人為雲錦之族祖姑繼娶又雲錦之族姑以戚姬相往還故知君之行事為甚詳君初授東流以縣折有彭澤相傳為淵明種菊所欣然就道及之任知前任歿於官其子以舊欠擔累君曰前任不能為淵明故至此耳我豈可坐視其困即日受交代縣西有蓮花洲峙江心庚戌秋江水暴漲民失其業君以成災報不得請乃曰吾終不可以微輸困斯洲民為墊其糧募友爭之不得明年大稔洲民感君恩併完兩年之糧始得無累安臬某權浙藩去之日下屬例出送行君是日以訊要歡忘之及某自浙藩移權安撫竟列君六法去任嗚呼觀君之所以用心豈非近世縣令之所難哉雲錦與君本屬至戚而洛如唱和又復有年筆墨之事靡不引為商榷湖中崇文書院己巳歲移建南城君為山長每至書院必招雲錦暢談或時枉駕寒齋蓋書院去舍咫尺故往來遂為常也今君歿已四年書院亦屢更講席感念往事不容於心乃述君之一二行事及君於雲錦悽愴無已之情表而誌之至君之宦蹟已詳於行狀及東流之德政碑可以傳信無容更為溢美之詞矣君卒於乾隆壬申十一月年六十有七以

癸酉十一月葬於靈溪之鳳凰墓。兩孺人柩。子二。長錫。周原膳生。次錫。禹庠生。繼娶
今李孺人出也。孺人有賢聲。雲錦亦屬中表戚云。

古之善善邊者卻敵而已。開疆闢土利其有者。非聖王所欲為。顧是說也在昔日不可以施於臺灣。在今日復不可以施於哈仔難。其故何也。勢不同也。臺灣與古之邊土異。故善臺灣者不可以彼說而施於此也。夫古之所謂善邊者。其邊土有部落有君長。自為治之。其土非中國之土。其民非中國之民。遠不相涉焉。偶為侵害。則慎防之而已。必欲撫而有之。有其土而吾民不能居。徒為爭殺之禍。故聖王不願為。而為之者過也。若臺灣之在昔日。則自鄭氏以前。紅夷踞為窺伺。海寇處為巢穴。及鄭氏之世。內地之人居之。田廬闢。畝澮治。樹畜饒。潭泉民利其肥沃。而往者日相繼。其民既為我國之民。其地即為我國之地。故鄭氏既平。施靖海上。言為不當棄。朝廷建其說。遂立郡縣。豈利其土哉。順天地之自然。不能違也。夫昔日之臺灣。與內地遠隔重洋。黑水風濤沙汕之險。非人跡所到。然猶不可棄。棄之則以為非便。乃至今日之哈仔難。則較為甚。適兵水陸毘連。非有遑香懸絕之勢。而吾民居者。眾已數萬。墾田不可勝計。獨咨嗟太息。思為盛世之民。而不可得。豈情也哉。況楊太守入山。遮道箠斃如赤子之親父母。而民情亦大可見也。為官長者。棄此數萬民。使率其父兄子弟。永為道租。迭稅私販偷渡之人。而不問也。此其不可者一。棄此數百里膏腴之地。回

廬畜產以為。天家租稅所不可及也。此其不可者二。民生有欲不能無業。居其間者。漳泉異情。閩廣異性。使其自鬪自殺。自生自死。若不聞也。此其不可者三。且此數萬人之中。一有雄黠材智桀驁不靖之人。出而取其眾深根固蒂而不知以為我疆我土之患也。此其不可者四。蔡憲窺伺。朱清鑽求。一有所合。則藉兵於寇。齎糧於盜也。此其不可者五。且其形勢南趨淡水。艇舫為甚。便西渡五虎。閩安為甚。搃伐木扼塞以自固。則甚險。蛤仔難為賊所有。是臺灣有近患。而患即及於內地。此其不可者六。今者官雖未闢而民則已闢。水陸往來。木拔道通。而獨為政令所不及。奸宄山人以為遁逃之藪。誅求弗至焉。此其不可者七。而或者曰。臺灣雖內屬。而官轄之外。皆為番土。還諸番可矣。必故爭而有之。以滋地方之事。斯為非宜。不知今之占地而耕於蛤仔難者。已數萬家。必當盡收之。使歸於內地。禁海寇勿復往焉。而後可謂之還番。而後可謂之無事。否則官欲安於無事。而民與寇皆不能也。戶口日繁。民見膏腴之地而不往耕。其勢所不能。我有棄地寇伺隙而取之。又何樂而弗為也。故使今之蛤仔難可棄。則昔之臺灣亦為可棄。昔之所以留臺灣者。固謂郡縣既立。使吾民充實於其中。吾兵防捍於其外。番得所依。寇失所踞。所謂安無事者此也。今之蛤仔難亦猶是已矣。或則又曰。蛤仔難之民久違王化。其心巨測。驟欲取之。懼生禍端。信哉。

是言也。夫君子之居官，仁與智二者而已。智者之慮事，不在一日而在百年。仁者之用心，不在一己之便安，而求益於民生國計。倘敬事以愛民，蛤仔難之民，即堯舜之民。何禍端之有。楊太守之入也，歡聲動地，驅為義勇，則率以從，索其凶人，則縛以獻。安在其久違王化哉。一方之關，必有能者善度乎其間。其見諸事者，尉為功業矣。或徒見諸言，而其時不能用，後卒不易其言焉。如善籌臺事者，陳少林、藍鹿洲二公者，可以法矣。當康熙時，潭化淡水，未曾設官。政令巡防，北至斗六門而止，或至半綫半罵，要不越諸羅轄內二百里之地。自半綫以北，至於雞籠七八百里，悉荒棄之，亦諉於番。即臺邑之羅漢門、鳳山之琅嶠，皆擯弗治。當事者逸，巡畏縮，志存苟安，屢為畫地自守之計。名曰禁民勿侵番地，實則藏奸矣。故少林作諸羅縣志，慷慨著論，其言曰：天下有宏遠深切之謀，流俗或以為難而不肯為，或以為迂而不必為。其始為之甚易而不為，其後乃以為必不可不為而為之。勞費已什伯千萬矣。明初漳潮間有深澳，即今泉屬有澎湖，爾時皆遺其民而墟之。且塞南澳之口，使舟不得入。慮島嶼險遠，勞師而匱餉也。及嘉靖間，倭寇入澳，澳口復通。巨寇吳平許朝光曾一本先後據之。兩省罷敝，乃設副總兵以守之。至於今，歸然一巨鎮矣。澎湖亦為林道乾曾一本林鳳之巢穴。萬曆二十年，倭有侵雞籠淡水之耗，當事以澎湖要害，不宜坐失，乃立

遊擊以戍之。至於今。又巍然一重鎮也。向使設險拒守。則南澳不憚閩廣之師。澎湖不為蛇豕之窟。倭不得深入。寇不得竊踞。漳泉諸郡。未必罹禍之酷。如往昔所云也。今半綫以至淡水。水泉沃衍。諸港四達。猶玉之在璞也。流移閩粵。舟楫往來。亦既知其為玉矣。而難籠為金。臺北門之鎖鑰。淡水為難籠以南之咽喉。大甲後壠竹塹。皆有險可據。乃狃於目前之便安。不規久遠之至計。為之增置縣邑防戍。使山海之險弛而無備。必將俟亡羊而始補牢乎。南澳澎湖之往事可觀已。按少林此論。其情形恰與今日相似。今之蛤仔難。即昔之漳化淡水也。但爾時海上尚屬寧靜。今則海寇羅織。日睥睨於其間。其勢為尤亟耳。且夫制治之方。視乎民之所趨。不可棄也。沃足以容眾。險足以藏好。臺灣之地。大概如此。有類乎蛤仔難者。尚當以漸致之。其事非止於蛤仔難也。然而自昔以來。苟安者眾。艱鉅之事。使後人當之。豈所以為民為國哉。

蛤仔難原始

蛤仔難在臺灣之東北。淡水之背也。臺灣綿亘千餘里。背陽向陰。水皆西流。而蛤仔難則背陰向陽。水皆東流。故其地當為臺灣之正面。自大雞籠山居臺灣之極北。有雙峰陡高不可極者。為三貂山。一作三貂之支。東入於海。如象之脊。其鼻也。蛤仔難

居三貂之南。粵環之內。迤北有港曰蛤仔難。港南一望平曠。水豐土腴。草木鮮潤。番

人居者。舊有三十六社。多在海口。自臺灣初開後。已與內地人通往來。番乘艦舩。

木為出貿易。其時半綫以北尚未設官。此地屬諸羅後山之北境。康熙五十六年。金

筑周宣子為諸羅令。作邑志。蛤仔難之名。始見於策。宣子作三貂蛤仔難圖。雖甚簡

略。然其中之三港合流。其東之沙洲龜嶼。其內山之黑沙晃。南境之直加巨五社。並

詳於志。蓋其時。國威暨訖。諸番向化。其聲息固無所不通者。惜乎其急撫之也。內

地民人著庶。地力已盡。蛤仔難番既通貿易。漳泉廣東之民。多至其地墾田結廬。以

居。以食。蠶叢未闢。官吏不至。以為樂土。聞風者接踵以至。於是圍堡禦患。自北而南。

為頭圍二圍三圍。又南為四圍。漳人有吳沙者。遂統其事。眾推為長。沙有才能。略識

經紀。設立鄉勇。以防生番。內地來者。入解銀一二十。助鄉勇費。任耕其地。陸路由三

貂入。其初險徑。僅容一人行。牛不得度。以後漸闢。以廣。然閭寂無人。生番伏路。行者

多中傷。沙乃定為日期。率鄉勇以迎。外入者以益眾。且通有無。嘉慶三年間。有龍溪

蕭竹者。頗能文章。喜吟咏。究於堪輿之術。自謂得異傳。竹從其友福遊臺灣。窮涉至

蛤仔難。吳沙疑之。居且久。乃為標其勝處為八景。且益為十六景。今所傳蘭城拱翠

龍潭印月。曲徑香泉。濁水涵清之類者。皆是也。竹志為賦詩。或論述其山水脈絡甚

詳然其時未有五圍六圍者。要其可以建圍之地。竹於園中。皆遮指之。當竹之時。墾耕居民。至四圍而止。吳沙既富。自恨不為良民。供租稅。且百貨不通於彼。乃陰以圖求。敢言於當事者。得奏報升科。願出賦為請。設官建署。其時鑄道惡。周羅以化外置之。不問。未幾。蕭竹卒。吳沙亦死。越一二年。海寇蔡黨。以賊艘進蘇澳。侵蛤仔難。欲取其地。吳氏率耕民禦之。禽使告於吳氏曰。吾欲得地為耕種計耳。此間地曠。願得共墾。於爾無傷也。吳氏曰。吾輩為良民。若為盜。吾何敢通盜。黨曰。吾得耕地。且不為盜。吳氏曰。地固在也。蓋盡焚汝舟。吾與汝登岸。黨不可。率眾賊登陸。海口番人怖。與關賊大戮番人。適其時耕民與番社有讐。蔡黨率眾登陸。番不知其為海寇也。而以為耕民。約內地眾從水道夾攻。乃大駭。多散走。徙去。吳氏擒數賊獻於官。蔡黨敗去。於是蛤仔難耕民日益眾。嘉慶八年。蛤仔難大疫。眾相率祈禱。按丁口出錢。指簿冊。得男女六萬。初吳沙死。其子光裔嗣為長。無才能。不得眾心。

漢黯社稷臣論

戴澂泗

漢武帝得社稷之臣二人焉。於汲黯則讚許之，而不得盡用於騷擾文深之日。於霍光則委任之，而獨能盡力於託孤易世之後。二者皆天之所為也。使黯而見用於前，則衛霍不得有出塞之功。公孫不得有平津之寵。湯禹之苛法無所施。桑孔之錙銖無所賴。而雄才大略，將斂筋於剛嚴畏憚之中。豈待受遺之日，革弊政，息疲民，與海內更始，始足挽漢祚於不傾。夫黯之不見用，是天以社稷事遺光也。而莊助曰：黯任職居官，無所踰人。至其輔少主，守成堅深，雖育莫過。帝然之而不果用。豈將以大節之士，必待主少國危，而後可見任也耶。黯既臣主齟齬，大志未遂，而學黃老言也。慙也，褊心也。後之人亦或有以疵之者，而不知此不足以妨黯之大也。且自漢興以來，將相之以厚重少文見者，未必知大體，以剛執不撓稱者，未必察先機。是以主極未遑，法制未備，武帝繼起而思一振之。未論其佐也。先觀其本也。若黯之沒身悽悽，唯以補過拾遺為己責，而善邊事，議法令，洞中機要，察若著龜，而因輔之以敢言直諫。若是則於黃老乎何尤，得簡重之大意，而不徇清靜之微文。執義不回，實儒者經國之綱要也。昔者舜禹之遇臯益也，交資警切，響應不窮。夫以汲黯而遇武帝，則其謂之慙也亦宜。是時大將軍以順旨擊胡，丞相御史曲學深文，以致貴幸。彼固得主

來權有君心國是之責。而龔龔者皆我所不為也。烏得不謂之少褊乎。班史類敘武帝得人曰。賢直則有汲黯卜式。夫黯豈獨非卜式之儔。其在漢臣。蓋仲舒之流亞。使逞其用。即儕之古輔弼。不為過。後此唯唐宋璟節義最為相類。黯不獨漢廷之一人。蓋古今鯁直大臣之標也。黯之所不違於仲舒者。推明孔氏抑黜百家。興太學。修六藝。進退雍容。必以禮節。而吾以為仲舒之不能及黯。亦復數端。若夫先德後刑之論。損文用忠之議。崇廉直之節。斥希世之風。大指不殊。而至於仲舒陳古。而黯獨切今。仲舒明陰陽。而黯獨重人事。仲舒言正心以正朝廷。設誠而致行之。未有切指所以誠正者。而直窮其根株微渺之地。黯則曰。陛下內多欲而外施仁義。獨能透盡精微癥結之所以然。使人主憬然而自悟。仲舒辨庶人卿大夫義利之求。防閑止及於臣下。而黯則論人論事。必深入帝心。而與為匡糾。仲舒對策者三。猶有未究之旨。而黯則以莊見憚。敬禮特出於大將軍之上。凡此皆法家拂士裨人家國之大致。所宜求之古之君子者。故曰。非特漢廷之一人也。唐宋璟之致相業也。史稱其耿介有大節。剛正過於姚崇。嘗以黯事比而驗之。殆無有不相侔者。蓋其排二張。斥三思。不異乎宏湯之忤。卻揖呼卿。不異乎田蚡長揖。衛侯抗禮。所進言趣書座右以戒終身。不異乎敬禮卻避。不冠不見。為宰相務清刑政。使官人任職。不異乎治責大指。

擇丞史而任之。上曰吾欲云云。黯遂有多欲之戒。元宗日食貸囚。而環亦曰動天以誠。不事虛文。長安令有罪。黯曰獨先斬臣。韋月將當誅。環亦曰請先誅臣。邊功不賞。與事向奴殘中國之諫。同身沒之後。見其危言切論者。猶為失聲歎息。亦與太慧妄發之歎同。其他振窮民治州郡。寬刑獄。論法制。本同則其末不得而或異。夫真儒體用之大全。固不可知。而俗師文吏之學。以附會粉飾為能事者。正黯所深棄不道。而或者猶以不學而少黯。豈以其功業有顯有不顯歟。夫廣平遭勵精之主。適當國家多變之後。而又得蘇頌張詠左右夾輔。以盡其長。黯則孤立一廷。遭好大喜功。無所懲創之時。而同堂又從而擠之。功績之著否。莫非時勢相激之使然。而國之治耗。則從此迥異矣。故觀社稷臣者。必有以辨諸此也。

金華理學萃編序

金華從祀兩廡者五人。呂成公何文定公王文憲公金文安公許文懿公是也。開其先而為朱子所深許者。有范香溪先生。入明有章文懿公。此其最醇者也。朱呂倡學。受業者至眾。四先生及楓山先生。皆有受業門人。盡金華人也。至明正德間。櫟石臺先生崛起一時。獨為朱子私淑門人。至從象山陽明之徒。則別作一卷終焉。此金華一郡之書。然而非獨金華一郡之書也。吾兄履齋一人之私見。然而非履齋一人之

私見也。幸自周東遷而夫子生。宋南渡而文公出。大道淵源於斯見焉。異學鳴而清獻生。清獻祀而羣論息。斯文衡鑒於斯備焉。無朱子則洙泗之淵源不明。無清獻則徵圖之衡鑒不顯。於是本朱子全書為圭臬。奉三魚堂集為準繩。此吾兄生為春樓讀書十餘年。久而有得之所至也。得朱子之傳者。惟勉齋氏。遂以真實心地。刻苦工夫。傳何文定公。以遞傳王金許氏。朱子之學。粹然無出其右者。遂以藝學為學之大宗。是道也。惟清獻論之最切且至。故從而定之。而楓山先生與焉。當其時有象山之學。朱子排之。遂以不傳。迨其後有陽明之學。力排之者。清獻公也。其言曰。為學當自羞乞墮。賤龍斷。辨陽儒陰釋之學。始蓋剖析不遺餘力也。而金華孫石臺先生。於正德間獨守父訓。與陽明而爭。著質疑彙三卷。條辨而句析之。後人謂辨陽明於本朝易。於正德時難。先生蓋為其難者。是誠私淑朱子門人也。清獻公雖未見石臺。而其所論若合符節。是則金華之後勁矣。吾兄若曰。有能紹明金華之學者。其必視石臺先生乎。此理學萃編之所為作也。後有讀是編者。無負吾兄上下千古之盛心。謂不係一郡之書。而為千載學統之所由定。可質諸先聖而無疑。可垂諸百世而不惑。則庶乎其為知言矣。

宋文憲全集序

吳郡嚴少舉。以翰林莅裝。躬道義以淑斯民。越十有一年。政成化洽。百廢具舉。乃窈然深思。郡本道學文章冠絕海內之區。何以人往風微。古今邈不相及。得無感發興起之者。容有未至耶。爰取大儒宋文憲公文集。若張刻徐刻韓刻彭刻董平而取其全。復得龍門子凝道記。浦陽人物記。並鐫之以嘉惠郡之人。嗚呼。豈獨郡人也哉。將薄海之內。覩斯集者。實與受其惠矣。竊惟太史公好遊。足跡徧天下。故其為文。跌宕有奇氣。唯公不然。當公始自潛溪。遭浦江。得鄭氏藏書八萬卷。居青華山中。日講明而切究之。徵名迭至不出也。豈明興以文章翊國運。亦不過往返金陵千里而近然。視太史公之善遊者。曾不稍異也。太史公紬金匱石室之藏。盡終身好學深思之力。以成史記。公被命修元史。八月書成。洎重修順帝紀。亦六月竣事。雖間有指摘。而體大思精。二百十卷。與太史公之百三十卷。亦無稍異也。至其從容啟洩。無非堯舜君民之言。輔翊青宮。一本仁孝誠敬之旨。其他文。主六經而奴百氏。莫不根極理要。闡發雄渾。蓋公乘濂洛關閩之後。生東萊四子講道之鄉。得方吳黃柳之傳。集厥大成。其所以自為者道也。文云乎哉。此公文之所以超軼古今者也。善乎公序歐陽文公之文。有云。必生於光霽氣完之時。通乎天人精微之蘊。索乎歷代盛衰之故。洞乎百物榮悴之情。數乎鬼神幽明之蹟。貫乎華夷離合之由。舉其大也。極乎天地。語其小也。

入乎芒杪。非見道篤而擇理精。曷能臻此公之贊文公。非即公之自道得力也。歟。刻既成。屬殿泗序之殿。泗勿讀公集。方震驚眩掉之不暇。何敢言序。亦惟頌公之言。以為公之序也可耳。吾郡人讀是編者。其必稔知太守重刻此言之志。為之感發。為之興起。先海內而得所私淑。庶幾典刑在邇。毋終蹈衰微不振之咎也。

遊五洩詩序

五洩去通都大邑絕遠。而於吾廬為最近。吾家在浦陽江水之北。九靈山南麓。羣山環之。峯巒之奇秀可圖者。以百數。澄溪、邃潭以十數。而五洩為最異。出門甫十里。輒以踞西園之頂。昔之題叙五洩者。文則魏、鄴、道元。明宋潛溪。詩則元柳待制、吳淵穎。四君子為最著。道元北人。未獲一涉足其地。故注水經。造語奇峭。而境或差異。柳、吳、宋三先生皆浦江產。其來遊於此也。必問道託宿於馬建山中。則吾廬戴氏舊居也。吾遠派祖有諱詒、諱禱者。與為賓主。而能軒先生。則從遊吳柳之門。與潛溪為石友。此諸君子所以來也。自竹里趨洋玉嶺。下西坑嶺。入西潭。迤麗南出。度遇龍橋。至東潭懸瀑處。以詩文按之。歷歷不爽。以是知五洩處杭婺越三州之交。而他州君子。無能與吾廬爭近者。洵不誣矣。嘗與同人言九州奇山水。如終南、廬阜、姑弟。論即以浙東、西天目、天姥、會稽、雁蕩、金華、天台、若耶、苕霅之倫。昔所謂奇峭絕遠。不易得至者。

當人文日開之後。每必有舟船杖屨之道焉。而五洩自仙客換脚而外。非生其地。官其地者。曾莫得至。甚至者。亦不過望懸流之瀾滌。憶龍子之幽宮。越宿徑去。見其奇而未識其所以為奇。求似吾輩之晨夕展翫。舉趾即至。或凝思靜坐於磐石之隈。或奔企攀援於危峯之頂。沈酣浸漬。閉戶默息。而異石飛泉。頻欲出沒於肘腋之間者。又不易多得。此無他。近焉故也。乙未之秋。霜降而水不涸。風雨初晴。同遊者十人。能韻語者八人。柘杖芒屨。一仍三先生。昔遊故武。唯西潭水湑湑不可到。而瀑布之奇。倍他日。宿三學院。探龍井。隨水源出。度大嶺陽塘。薄晚始歸。越一日。各以詩至。咸若有所自得然者。復索為一帙。而屬于序之。予嘗謂遊山亦學者一事。不可易言。蓋其道以敬為主。以靜為先。以探討窮索。不留遺。發隱賢為功用。每莊誦此語。而惜乎其不易能也。前明之季。徐文長袁公安。曾翠其朋曹。遠來涉此矣。玩其詩文。一以戲誑為主。噫。觀奇峯如端人正士之危坐。玩激水知疾風勁草之齋莊。幽深不覿。斷人世驚競之風。淳峙無涯。起太古穆清之想。山水精神。有如此者。破除日力。風駕遠來。而忽以戲誑了之。豈為有當哉。此徐袁之所以可戒而不可效者也。然則詩以言志。其必有所表見於此也夫。

明經吳君傳

明經吳君諱宗元字大始號岱芝浙江石門縣人也世居邑之馬溪曾祖遜祥公始遷居玉溪鎮父德齋公有行誼子二君居長少敦至性砥節勵學入庠後以歲貢生終嘗遊省會天台齊息園師主教數文書院執經從焉時余亦同遊故得深志其為人書院居萬松山頂有一樓居極高處君榻其上每日讀經書雜文至午刻則屏去取工部全集朗誦之聲徹遠近每首必百遍隨以丹鉛率至夜分始止次日則復然先是君熟於明詩綜所作詩酷肖高青邱李崆峒諸家嘗錄以正於息園師詳點訛謂曰詩儘佳矣百尺竿頭可進步乎李杜韓蘇四大家外勿寓目可也自是遂專志杜陵性奇偉不羈不好與凡人儔伍嘗與朱笠亭沈雲樹蔡漫叟諸先生相唱和餘弗顧也嘗言吾少時曾作一圖橫劍三尺南華翁居左指說之一虎士類荆軻者居右聳聽已居中央作撫掌大笑狀名曰說劍圖其雄致如此既專精讀書不下樓者餘月忽值意有所會輒入西湖山中經宿不返每談及浙東山水如天台雁宕赤松四明諸勝輒勃然蹈履欲往然卒不果以老親在堂故也自壬午至甲辰迎饗獻賦者三受知於甯東臬李鶴峯錢稼軒諸學使復攜詩質於沈歸愚先生名稱藉然屢擢棘闈一不以介意謂子侄輩曰吾以勵汝曹耳通塞之故命也亦時也吾不得而知之矣中年後頗出遊南洋巖瀨北抵燕臺東至登萊瀕海諸郡游踪所至慷慨

慨懷古。一寓於詩。客囊如葉不計也。歲戊申子文照領御薦赴都門。君欣然束裝同往。泊舟京口。抵焦山。大雪忽作。遂冒雪登岸。冰凝路滑。截雙竹作杖。歷崎嶇而上。懸崖冰柱。長二三尺許。拂之鏗然有聲。乃觀周鼎讀瘞鶴銘。謁焦先生像。俯眺海門。周攢崖壑。比返舟中。已溼透重絛矣。其豪曠好遊。蓋天性然也。鄒晚屏先生。聘入山右。學使幕。閱試卷不留餘力。得一佳卷。輒朗誦不去手。素不讀律。而明敏有斷制。鄒公每以大案相質。有所可否。必侃侃而陳。鄒公未嘗不為之心折。晚歲家居。栽花課孫。里中以詩文就正者。踵相接。有片長。津津樂道。預修嘉興府志。表揚節義。不下百餘人。精醫理。頗諳內典。耽心禪說。手輯四十二章經。施諸寺院。蓋閱歷既久。進詣益精。從前雄傑之氣。爾時淡泊之神。不知者謂為殊趣。在君則一以視之而已。歲庚申七月初十日。微疾。正襟端坐而逝。年六十九。所著有南樓稿若干卷。娶費孺人胡孺人俱早卒。子三文。照某某。孫某某。

論曰。士果可以富貴顯乎。富貴而泯沒者。何可勝道也。若君之志氣卓然。鞭日月。取風霆。往來自若。而常伸於萬物之上。雖無所遇合。詎可磨滅者哉。至其晚年。齊生死。泯來去。夷然泊然。亦有令人不可知者。夫不求人知。乃君之所以為自得者歟。

法先王論

陳鶴

孟子曰：遵先王之法而過者，未之有也。荀卿子曰：欲觀聖王之跡，則於其繁然者矣。後王是也。太史公曰：法後王可也。近已而俗變，相類論卑而易行，嘗試論之。夫有治本，有治跡。治跡者，閭一時而輒變者也。雖起先王於今日，猶將究時之宜而為之。況後王乎？記所謂得與民變革者是也。治本者，亘古不易者也。雖更歷後王，其變至於不可紀極，而其本未嘗不與先王同。稍一忽之，而大亂輒隨。其後此豈可以卑論儕俗之見擬議其間乎？記所謂不可得變革者是也。故孟子荀卿子言各有當。而史公第舉其偏，則過矣。雖然，聖賢之為，詘恒慎重於其本，而不輕言其跡，以為得乎其本，而有變有革，猶之夏葛冬裘，飢食渴飲，隨其宜而已。無吝心也。苟不得乎其本，而徒取先王之跡循之，則不變革之禍，有甚於變革者矣。是之謂變其所不當變，而不變其所當變，變其所不當變，而不變其所當變，雖徇先王，猶有禍患。沉重以易行之卑論，近已之俗變哉！且荀卿子亦既明言聖王之跡矣，而史公從為之辭，則所以滋後世之惑，而開後世之弊者，自此言始。且夫後世之變，固有甚不得已者矣。井田之為賦稅也，封建之為郡縣也，此豈先王之法，然而二者猶之其跡也。井田賦稅不同，其所以因民之產，使之相生相養者，未嘗不同也。封建郡縣不同，其所以作民之牧

而使之相導相齊者。未嘗不同也。今之治猶古之治也。封建必得賢君。郡縣必得賢有司。而後民被其治。繼世者不能皆賢。先王以為此無如何也。是故為之九伐之法。變置之制。以防之。郡縣之黜陟。有較之變置。尤速者。非其善法先王者乎。先王則不徒恃其後之有所防。而獨恃其始之有所導。是故為之胥子之教。使天下萬國皆加意於所當為治之人。而一範之以正誠意之學。而又推其教化以行乎井田之間。使農皆可以為兵。兵皆可以為士。後之有天下者。前詳明乎教士之法。使皆自得乎所以出治之本。而審慎於舉之之際。則於先王之法。思過半矣。故法先王者。亦法其意而已矣。古之治出於一。後世之為治出於二。出於一則本立。出於二則多為之制度。而莫循其本法。先王者。法其本。不法其跡。法其教化。不法其制度。以教化取制度。則因時之宜。順人心之自然。而治道得。以制度議教化。則天下之情偽。固有出於制度之外者矣。固其情偽之日出。而又為之制度以救之。古之制度。愈不可復。而古之教化。亦若果無所益。求天下之治。豈可復得。此不信聖賢之過也。三代以下。所為治亂之跡。備矣。凡其治之弊者。皆其不法先王者也。凡所以成一代之治。不致遽見其弊者。必其猶有得乎先王之遺意者也。夫雖致亂之主。未有不思救一時之弊者也。惟其不法先王。故愈變而弊愈甚。賢君不然。則救弊之際。而本之以法先王之意。故變

而不失其治。故曰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此必然之理也。制度雖詳。要之以教化為極。

正人心論

天下人才可造也。財用可理也。綱紀可立也。禍患可弭也。凡此數者皆天下所患。吾以為不足患也。天下之患在乎人心之好利。好利之心熾而數者之患相因而起。苟去其好利之心。則是數者可以次第而理。故言治之本。必自正人心始。曰何也。曰人之所以為人者。心也。心有靈有昏。其有得於仁義禮智之本則一。曰仁曰義曰禮曰智。心所具之理。而其所以去昏而即靈者。則尤在乎智。智之存乎心者。其始驗於是非之端。其究極乎天理。人欲存亡之幾。其所以持之。則在乎義利取舍之介。曰心之不正。至不一矣。昔者戰國以變詐。昔之世以虛無。自唐而降。以功利。豈得曰一去其好利而遂已也。曰人之病也。寒燠燥溼。哀樂憂懼。所中不同。其所以為病一也。人心之不正也。則柔善惡所發不同。其所以為不正一也。好利則私。私則天理亡。而人欲恣。由是發於變詐。則傾危之習成矣。發於虛無。則猖狂之行恣矣。發於功利。則卑鄙之情。痼矣。數者異病而同本。故欲正人心。必自去其好利之心始。夫自春秋以降。歷漢唐。子有餘載。聖賢之道。若存若亡。其間讀聖人之經。能得乎正誼明道之旨。誠意正

心之學者不過數人而已。今則不然。非孔孟之書不讀。非仁義道德之旨不諱。上以是求。下以是應。風化之盛。宜乎非古所及。而人心之卑鄙若此。何也。則好利之習然也。夫好利非特貪賄而已。利害之心明。而趨避之計熟。苟安自便。患得患失。其視聖賢之教。軍國之計。教化之原。風俗之本。皆汎汎然若無所與於己。其念慮則非利不動。其議論則非利不發。其營謀則非利不為。心之不正。至於如此。則人無以為人。人無以為人。則貽患何所不至。正之奈何。曰。士大夫者。庶人之準則也。公卿者。又士大夫之準則也。公卿有激勸。而後士大夫有廉恥。士大夫有廉恥。而後庶人有趨嚮。然而為公卿者寡。為士大夫者眾。士大夫之讀書設道。與公卿同。而其所為。砥礪廉隅。介然自守之節。人非必有所待於公卿之激勸。故正人心者。亦正其士大夫之心而已。夫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董生曰。皇皇求財利。常恐困乏者。庶人之事也。皇皇求仁義。常恐不能化民者。卿大夫事也。使天下士大夫。而皆服膺此言。則其於正心也。庶幾矣。公卿士大夫之心正。而庶人之心亦無不正。上下皆正。喻於義而不喻於利。風化既成。古道自復。則推之政治之間。何有哉。

女未嫁而徇其所許嫁之夫。論者非之。余以為不然。蓋曾子問所詳者。皆事之變也。周衰禮廢。天子與其徒講明而切究之。使無失乎禮之中。而不過責人以難能可貴之行。非夫子之有所恕也。雖先王之制禮。亦順人情而為之防。未嘗逆採人之所無。如何而為之禁。傳曰。夫死妻稱子幼。子無大功之親。與之適人。而因之制為繼父之服。非先王之闕其為此也。以為夫死妻稱子幼。而又無大功之親。有母子並死而轉於溝壑者矣。故雖已嫁之婦。猶不禁其改適人也。然而矯世厲俗之意。未嘗不存乎議禮者之口。故曰。壹與之齋。終身不改。夫死不嫁。此又吾夫子之徒講明切究。以維持乎禮教之意也。許嫁而未行。視已嫁者有間矣。然古者六禮之行。為期非遠也。請期之辭曰。惟是三族之不虞。使某也請吉日。故自納吉而遂以親迎者。其常也。不幸有吉日而女死。則壻齊衰以弔。夫死亦如之。固優乎有壻與夫之名矣。婦人不風。斬而使未嫁之女。斬衰以弔。夫婦之分固已定矣。而何為其不可以徇也。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非受幣不交。不親。今既相知矣。父親矣。謂父母主之。而女若弗聞也者。所謂甚難而實非也。女子許嫁。總明乎其身之有所繫屬也。而胡為其不可以徇也。故謂未嫁而夫死。而終身不改適。為非先王之有明禁則可。謂其大失乎禮之意。而不足以矯世厲俗。則斷不可。詩之託始關雎也。以其摯而有別。非摯無以見其別。非

有別不能成其孽也。一禮不備則名之曰奔。男女之別嚴矣。而許嫁而夫死可以終身不改適。其孽為何如乎。而何可以男女居室之大常相提而論乎。張左金之如許字陳茂才翰流。未嫁夫死而歸於陳以守。左金述事略乞言於余。作貞女論貽之。

辨惑

好榮而惡辱者。人情也。好榮而并其近似乎榮者。而亦好之。惡辱而并其近似乎辱者。而亦惡之。猶人之情也。好榮而反以甚可辱者為榮。惡辱而反以其甚可榮者為辱。此則惑之甚也。何謂榮。何謂辱。古之時。賢者必在上。不肖者必在下。爵祿以奉之。等威以崇之。以為是憂勞天下而已。無所利於己也。降而春秋。賢者不必在上。不肖者不必在下。於是乎功利之說興。時則孔子孟子。與其徒講明先王之法。崇仁義。黜詐力。以維持人道。而萬世賴之。自叔孫穆子之論。以立功立言與立德。並為不朽。而列國之卿大夫。子產叔向之倫。與夫布衣處士。莊周列禦寇之屬。各以其才智自顯於天下。然而義利之辨。猶斷斷如也。蓋非無明之惑。而無令名之難。子產之言也。不憂德之不建。而患貨之不足。叔向之戒也。貧者士之常。列禦寇之記也。有餘為害。物莫不然。而財其甚者。莊周之論也。自周之衰。以及兩漢。上以覘有國之隆替。下以卜有家之興衰。未有不由此者。是故榮美公好利。尚良夫憂王室之將卑。李禹好利。史

遷歎李氏陵夷衰微皆此物此志也。范蠡之在越也。定傾節事。相與亡吳而已。及其去而為鴟夷子皮。為朱公。而後三致千金。揚擘之在漢廷。輕財好義。廉潔無私。及其失爵位家居。而後營產業。治室宅。以財自娛也。之二子者。不為賢者也。然猶不敢居君子之位。而行小人之事也。然則古之所榮者道德也。所辱者功利也。後世之所榮者功名也。所辱者貨賄也。以為功名之道。猶有補於斯世。而可以無愧於聖賢焉。故亦不禁其榮之也。世之以仕宦而致貨賄者。吾為焉。彼其學未嘗不通古令。其才未嘗不足任天下之事。其羞惡之良。與聖賢未嘗異也。逆忍而出於此。其始一人為之。猶相與非議之也。其後象人為之。則相與艷羨之矣。見有一二潔清自好之士。則反笑之。以為其才之不逮。榮辱之見滄。而好惡之情奪。此何異於狂泉之酌。以不狂者為狂者乎。嗚呼。管子有言。禮義廉恥。是謂四維。苟號為士大夫。而惟貨賄之是尚。禮義不足以正其志。廉恥不足以立其防。此則賈生所以寒心。雖當漢文之盛。而不能不為之太息者也。作辨惑。

書明史徐貞明傳後

陳子曰。言利之臣。君子所弗與。至本源之計。則雖聖人復起。不能易也。蓋聖人之教。宏綱鉅領。莫備於禮之大學。其言平天下之道。與教化而已矣。戒專利而已矣。慎象

賢而已矣。其於財用之深。未嘗不戒之。以財聚民。能保之以存人。存出也。然亦未嘗不欲生之而足之。惟生之也有道。而足之也有方。則亦不外乎生聚食。實為疾用舒而已矣。天之生是人也。并其人之所以養而亦生之。惟其人不知天之有以養我。而困於所以為術。夫是以待養於人。而常至於不給。聖人知之。舉天之所以養是人者。還之是人。自山陵林麓。城郭宮室塗巷而外。無非田也。自國之俊秀之士。以及百工商賈而外。無非農也。為之畎澮溝洫之制。而水足以滋土。土足以滋穀。為之土化之法。而凡弊剛赤緹。填塿濁澤。鹹澇勃壤。填墟彊梁。輕變之地。無弗可取。而耕也如是。而生之之道盡矣。生之之道盡。而食之為之用之之道。胥視此以為之準矣。禹之別九州也。或田下中而賦上下。或田上上而賦中下。地力之有關。有不關。人功之有修與不修。疑若一聽其自然者。及觀兗州之賦。作十有三載。乃同。雖水患最深。而一紀之後。可以復乎故。則知苟由畎澮溝洫之制。土化之法。而理之。田與賦無不可達於上者。故古者列國分業。秦趙燕齊。皆今所謂西北之土。非財賦之所出。而當日之國用。未嘗匱乏。此其效也。貞明之說。蓋有以見乎此矣。惜其用之而不終也。及其末世。而兵食益絀。偷為一切之法。以姑濟於目前。民困而國以隨之。豈非不知本計之過乎。且夫聖人之言。未有不為萬世之著蔡者也。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

及其必不得已而去。則曰去兵。及其必不得已而去。則曰去食。明之末世。蓋當去兵與食之時也。使當盜賊縱橫之際。念大信之不可失。舉其驕兵悍將。勦鎮練鎮之屬。而盡去之。下哀痛之詔。恤瘡痍之民。而激發其忠義之氣。人自為戰。家自為守。天下之大。安觀其一旦而潰敗也哉。嗟乎。及其末世。宜變計而不知所以變計。當其數十年之前。可以預為之圖。而卒莫之圖也。此不知本計之過也。夫兵食之計。固莫有善於屯田者也。以待養之兵。使之自食其力。其初誠不免憚而生怨。然兵之待養者。未始不苦於所養之不贍也。而又不能日日而練之。不日日練之。則其力固且積於無用之地。誠得有閒曠之土。使之開墾。俟其成熟。而予為世業。以其農隙之暇。而習之兵法。教之尊君親上之義。無事不至以養兵為患。而有軍足以收捍衛之效。此足食足兵之本計也。吾讀貞明傳。而深有味乎史臣之言。百世之利。為浮議所掩。而論者惜之也。是以表而出之。

王晉亭先生道集序

士之過不遇。數之至不齊者也。天下之士。不遇者至多。而遇者至少。或遇矣。而蹇跖不自振。又或一蹶至於不復。此其人皆與不遇者等。其不可齊如此。於是世之君子。汲汲於著書曰。吾恃此以償。夫已定之過。合猶不能自必。而乃取償於千百歲不可

知之名。其計不更迂。其為情不更可悲乎。昔有宋蘇子美。罷官。非其罪。其友歐陽子為歎惜痛恨。序其文。復銘其墓。以為必行於數百年之後。自子美至今。數百年矣。亦未見其文之行也。而謂足以償生平之屈抑。歎乎否乎。婺源王晉亭先生。以明經官吾郡。訓導。伉直為僚友所忌。中以事斥去。其遇與子美類。先生早歲。即喜為詩。歌古文辭。既廢。益肆力焉。有所作。元元本本。彈見洽聞。然不自愛惜。脫稿往往棄去。先生歿。子思注。擇其存者。得文若干首。詩若干篇。次為若干卷。婺源自本朝以來。尤多窮經之士。獨先生倡為古學。論者謂先生為於眾所不為之日。此其事與于美又甚相類也。于美之文。雖不盡行。顧世猶稱道弗衰。則以歐陽子之故。先生之文。實亦有足傳者。而未有歐陽子為之論次。先生之不遇。疑若有甚於于美。然先生雖屈抑於時。身歿未幾。思注即以文章取進士第。遂能大顯先生之名。亦非于美三子之所及。先生究未為不遇也。先生官吾郡時。鶴方少小。未及親具詞色。其後與思注同舉禮部。有昆弟之好。嘉慶九年春。思注謁選吏部。出先生遺集。俾鶴舉校鶴。因識其簡末如此。而闕其簡端之序。以俟世之歐陽子云。

福建光澤縣知縣王君別傳

君諱瑤。字玉池。號琴齋。晚年別號澹園逸叟。陝西渭南人。大父有言。處士好施與。年

至百歲。父元績舉人。祖父並贈封如君官。君少穎異。與仲弟瑠同受業於叔父淑。夙夜刻苦。手鈔諸經史治過。試輒冠其曹。年三十。與瑠同舉鄉試。又八年成進士。授福建先澤縣知縣。乾隆二十五年也。將之官。大父誠之曰。汝為知縣。以親民為職。慎無忘愛百姓三字。君跪而受教。既至官。即以三字揭之廳事。先澤地鄰江西。為八省要衝。民頗好訟。君開誠布公。聽斷勤敏。案無留積。暇則召其父老課農桑。明孝弟。又創立杭川書院。以教諸生。一時有父母師儒之目。邑豪某因嫌誣一諸生。將龐之法。君廉得其狀。杖之。釋諸生。豪憤訴之上官。遣役逮諸生。役受賄肆暴焉。君聞瞿然曰。如此衣冠掃地矣。逮其役。又杖之。自為文復於上官。備言其顛末。上官無以難。邑多陂塘。為農田灌溉之資。君每於春初躬行相視。漚廢者疏鑿之。因戶授渠。分渠定復。水利具舉。城西有洪濟鐵關二橋。歲久傾圮。病涉者繁。君亦以時修建。當是時。大吏多器重君。將以卓異薦。而君自以大父考終。瑠及李弟璣相繼歿。父垂白居憂。無他子弟侍奉。遂決計乞歸。卷邑人士留之不得。建生祠焉。又為詩以紀政績。命之曰愛思吟。君歸七年。父卒。又十餘年。繼母楊孺人亦卒。免喪之日。有司敦促赴選。而君已淡於宦情。不復出矣。家居教授里中子弟。口講指畫。多所成就。出家粟若干石。為義倉。以贍族之貧乏者。三遇歲飢。皆竭貲以振其鄉里。不足則稱貸以益之。有無賴。

欲為非法。畏君之聞之而止。乾隆六十年卒。年六十三。子長曰代鈞。監生。次曰松年。嘉慶六年進士。工部主事。又次曰華年。初君兩弟皆無子。以松年為昭。後華年為璣。後而代鈞及華年皆先卒。乃以松年之子承曾。繼代鈞為君後。

論曰。余聞松年言。君終養後。例當起官。以所見。聞仕途氣習。與己為吏時迥異。故堅卧不起。嗚呼。君所施設於先澤者。固足以自見矣。大吏欲以卓異薦。而又不果。此何為也耶。太史公言。張贇不能取容當世。故終身不仕。君之竟不再起。殆以此夫。

雲南永昌府知府周先生墓表

嘉慶十二年。江蘇巡撫。以所部士大夫。應祀鄉賢者。請禮部覈其名實。相副者三人。得旨。皆予入祠。而金匱周抑亭先生。實居其一。鄉賢之祀。為國家褒崇功德之大典。而地方有司。往往徇一時之人情。或濫或遺。部臣於此。始能有所執持。聞者頗以為難。惟抑亭先生。居家孝友。鄉之人無間言。其當官大節。足與古人比烈。禮部所謂名與實副者也。先是先生之子。監生璋弟之子。當塗知縣琦。以書抵。屬為文表於先生之墓。鶴逖。未果。及是。乃次序之。先生諱際清。字斯咸。濂溪周元公之裔也。宋末始居無錫。

皇朝雍正中。分無錫地立金匱縣。所居隸焉。先生嘗寄籍大興。而後復歸金匱。乾隆

十五年舉人。十九年進士。官由刑部安徽司額外主事。至雲南永昌府知府。署迤西兵備道事。階由奉直大夫。至朝議大夫。以主事總理秋審。以員外郎提調律例館。以郎中隨侍郎鞫獄貴州之威寧桐梓。皆以愷悌見推。其為知府麗江也。方在道。而所屬鶴慶州。以採買激變。人情洶洶。或謂先生盍徐行。先生曰。此愚民未知利害耳。吾不疾馳解散。且釀成大獄。遂驅之民間。新太守至。數百人迎訴馬首。先生暫駐道旁古廟中。反覆撫慰。衆稍稍散。先生入城。城守者夜甲來見。云將請兵議勦。先生曰。若慎無妄動。脫有變。吾自任之。乃審起事之由。執州吏數人繫之。獄明日。衆羣集具牘言寃。而不列主名。先生怒曰。牘無主名。吾何從白汝。汝今真族滅矣。衆愕顧。有頃。署者老數人以上。先生呼使前。為剖析所控告諸事。並述桐梓首難者所得罪。曰。若屬宜自謀保身家。不然悔無及。衆謹曰。太守活我。遂解散。後數日。先生廉為首者予之杖。曰。聚衆非法也。吏繫獄者械諸通衢。曰。致釁者此曹也。知州亦以他事罷去。民帖然。是役也。所全活不下數千人。在永昌所屬保山永平。皆以虧倉庫獲罪。致其出入簿籍。獨先生毫無所染。先生初舉鄉試。以父久客海南。將往迎之。甫至家。而父至官主事。聞母病。即請急歸省。委曲必得。請而後已。喪葬父母。大父母。皆獨任之。為兩弟娶婦。終身不別籍異財。諸子至今守其遺法。罷永昌知府歸。兩佐廣東西總督山。

東巡撫幕。以所人供叔水父甚安之。至大耋而卒。仲弟病危。篤先生哭曰。吾兄弟相依為命。五十餘年。豈遂溘先朝露。增吾老景悲耶。日與季弟視湯藥。夜必數十起。越兩月。仲弟竟痊。祖秉禮。監生。贈至朝議大夫。雲南麗江府知府。父宗澳。封亦如之。舉鄉飲大賓。娶戴氏。子三人。玠。瓊。璋。初先生未有子。戴恭人撫叔之子為子。即玠也。孫三人。基。煥。堅。先生卒。以乾隆五十八年。年六十六。墓在縣之某鄉龍山之原。鶴既次先生行事。因謹為之表曰。是為鄉賢周先生之墓。後之論學宮之祀典。而徵其生平者。尚有攷於斯文。